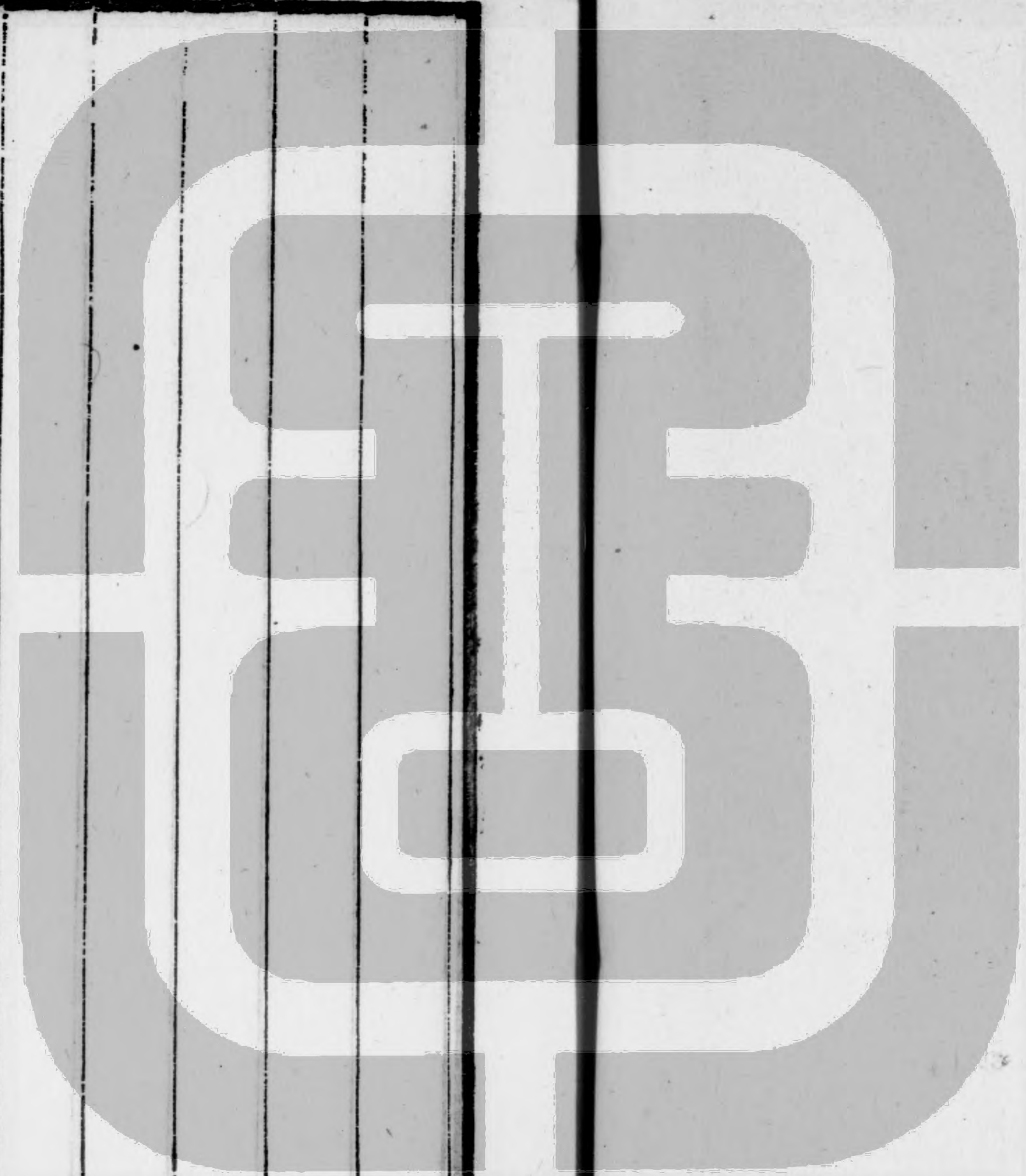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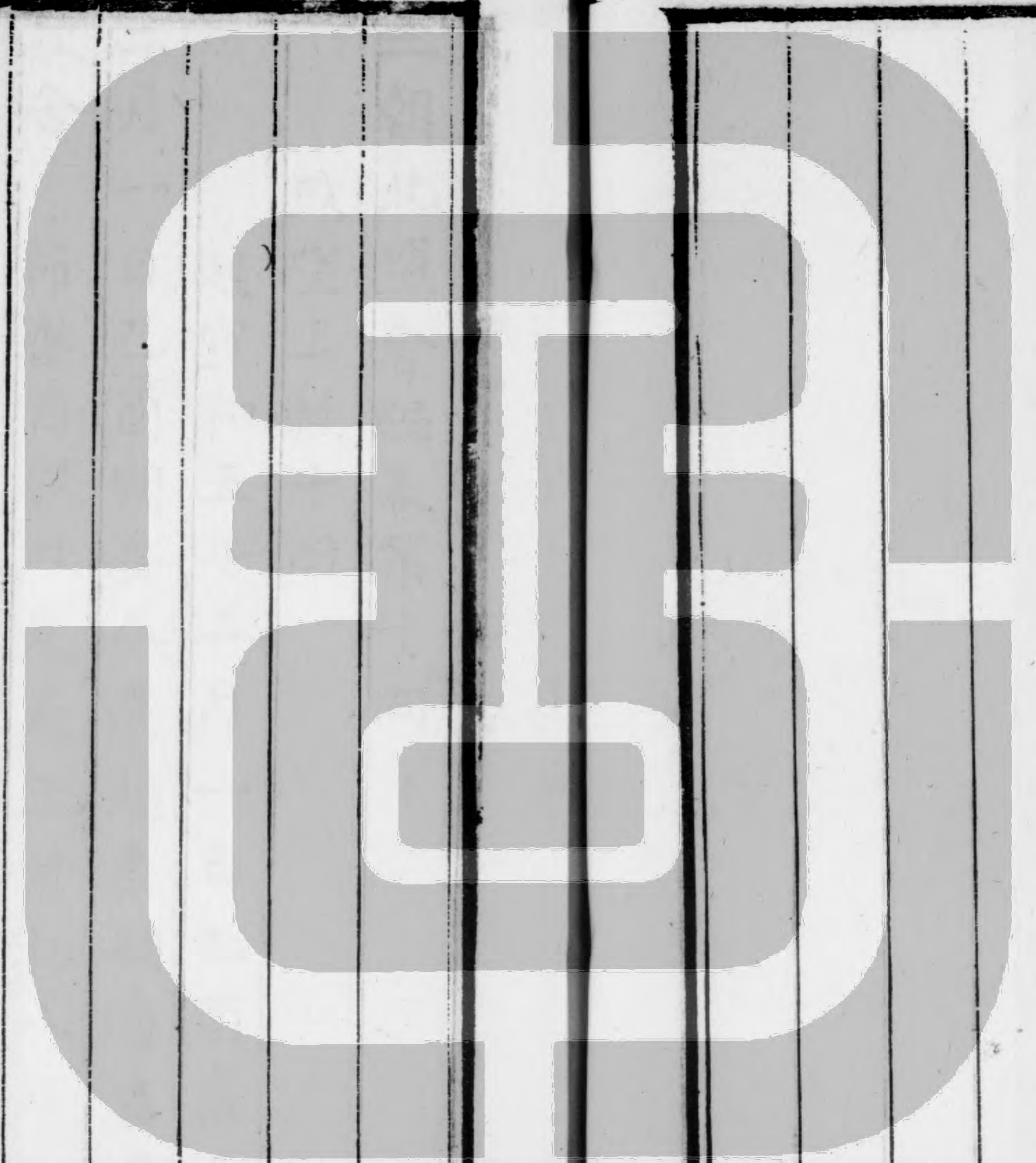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

卷

勅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四

政宣上帙十四

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盡二十八日壬子

二月一日乙酉朔金人遣趙良嗣過瀘溝河即焚橋梁次  
次舍 節齋自叙曰先是正月初八日以使事出京未朝  
見問李靖先索國書並御前劄子副本去次日阿骨打  
委兀室楊璞到館屏去左右議事兀室云割還燕地講  
好事主上已許難為爽信前日龍圖侍郎良嗣武仲到  
來所以論課程賦稅今貴朝御筆歲添十萬疋兩無一  
大縣之數豈能成合良嗣等相與言海上所議盡還燕  
民地是以歲輸舊與契丹銀絹今貴朝已將平灤營三  
州更不在議又要起燕京職官富戶民工匠而本朝歲  
又添十萬疋兩亦非少也兀室等復云元初海上之約



燕地八戶合歸南朝應燕中客人合歸我朝兩下進兵夾攻契丹即軍馬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乘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自取直候本國取了與去使貴朝坐享地土之利有何不可便兼課程賦稅出在地土非動貴朝物今若吝惜元約燕地客人合歸北朝如郭藥師常勝軍名是燕地人藥師亦是鉄州人恐貴朝要此常勝軍使喚故不欲請所以將些少職官相對若貴朝不欲發只遣郭藥師等軍還鄉亦得如平灤營三州本不屬燕京所管非奉聖州已許是不須道也

初良嗣仲武御筆三

紙一添十萬兩其良嗣折難久之兀室等語言益剛良

二各添五萬足兩嗣遂併出御劄二紙具道主上聖意欲得相就和好也

兀室等俱有喜色云只今便去呈至晚李靖來御筆皇帝見了與諸郎君商量亦不多也次日兀室云夜來攻

得貴朝流星馬 字却是與龍圖宣贊者何故改燕京

作燕山府皇帝已議定更不須理會課程賦稅多寡但

只要貴朝除與契丹歲幣外每歲添一百萬貫並依估

定價折作綾綿羅網木綿隔織綿絲截竹香茶藥材細

果等物已具目子如貴朝輒有分毫議減即更不成和

好議者謂祖宗雖拘契丹歲輸五十萬之數然後榷場

與之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

悉以物帛價充榷場之法壞矣兼涿易州並常勝軍並

舊屬契丹燕京所管自合歸還再請貴朝軍馬退那出

城皇帝已約日親去巡邊良嗣等以理折對兀室云事

以決定更無移改請使副安排來日朝見即便朝辭本

朝更不差回使也次日就營朝辭是日已立契丹納拔

行帳前例契丹舊闔門官吏皆具朝服引唱舞蹈大作



朝見儀禮每見帳門謂之上殿阿骨打云我已言定歲添一百萬貫一字不依更休來商量便請發常勝軍及出涿易州兵馬後來別講和禮數載欲二月初十日巡邊使人疾去應期後來不得碍我軍良嗣云此去京師三十程正月已終何以往返臣等欲只至雄州發遞繳奏等候回降却來庶可相及阿骨打從允次晚南還到雄州作語錄入遞待報時女真既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左企弓嘗上阿骨打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有敗盟之意言自南使過瀘溝河即焚橋梁僕謂良嗣曰今天祚復據西京張寬據平州女真方護送燕京而所得財貨歸國其廣邀歲幣聲言巡邊皆所以款懼朝廷而自防也良嗣云虜人自用兵未嘗敗衄何自防之有僕曰兵

家當怯守猛戰今女真兵少力分見處危道安得不自防故以巡邊意迫試朝廷之應如僕前日所論徐制女真三策此見形勢正當用之乞召使副或止令擴名赴闕稟議欲申尚書省經撫房修寫了申狀呈童貫乞發遞貫云主上必不較此物色但得事了畢班師為上後來教他別人手裏會不肯發越十五遞到國書並從之六日庚寅御前金子牌遞到國書及御筆處分許代稅錢一百萬貫並銀絹等令再往求西京 朝廷國書書云二月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闕下專使云還置郵遞逮嗣沐華緘之悉具承雅意之詳惟交鄰國者當善初終而守邦國者務執名信義既密通於契好宜曲徇於來悰所言代稅物貨並事目所載色數價直交割月日處所與畫立界至遣使贊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



三朝北盟會編 卷十四 三 勤志館  
並如來書所諭其年前依舊冊契交銀絹已指揮宣撫  
司律云送前去今歲銀絹已令自京起發候到依契丹  
舊交月日交割誓書亦如來示候交割燕地訖謔聞本  
朝緣與貴朝通好天下所知前後計議每務曲從貴朝  
所欲以成交契誠意之厚諒能保察所有西京管下郡  
縣非務廣土以近日邊報契丹昏主數領馬出沒本朝  
當議就便計度力圖備禦為彼此之利茂履春祺順膺  
介福今遣趙良嗣等自雄州復回遶中專奉書陳達不  
宣謹白

九日癸巳趙良嗣等至大金軍前金人要取西京軍兵賞  
設復遣寧本割特書來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得御  
筆山後事力爭如不肯爭別作一段高議十一日見虜  
酋遣兀室捷魯二人至所管議事良嗣曰本朝皇帝大

度一言許盡今平州又不肯商量唯有西京一道許了  
又語兀室曰朝貢所須不費本朝一無所吝唯西京早  
與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丁寧極留意兀室  
去再來云得聖旨將西京地土與貴朝所有人戶本國  
收係良嗣對以西京州城已蒙見許既是與了地土豈  
有不與人戶之理如只得空地都無人戶怎生做得  
况兵亂之後所在殘破些小人戶一道許了甚好兀室  
云我國裏軍人廝殺八九年受了苦辛不少方得西京  
已是將西京地土與了貴朝本國只要人戶有何不可  
便如西京地土兩家分割一般我亦合得一半對以兩  
朝既是通好如一家已許了地土乃是信義人情却不  
與人戶寔不屬諱全不似把人民一齊許了做個人情  
也是屬諱脩兀室云與了地更要人戶却待着甚麼道



理如何商量大抵地土重於人民地土已許了更和人民若更別無酬答更無致謝怎生了得因約全見粘罕粘罕云西京地亦是不少已與地土又要人民更道本國貪財莫不相應麼且如西京地土都是兩朝皇帝道不須添物乃是好或金國皇帝相重據理貴朝皇帝道便與西京更不添一物貴國皇帝却道須添些物乃是相順使副只言道百萬之物已多也更不添得便着多少銀絹怎生買得地土兼契丹舊銀絹也不當人情大抵契丹水土一齊都得豈有不得銀絹底道理馬擴名言即君門豈不知契丹銀絹從初廝殺了數年後因講和方才與了三十萬後來又因河西家兵契丹說諭得都稱臣而添二十萬粘罕且笑且言貴國與契丹家廝殺多年直候敵不得方與銀絹麼且自家門如今且把

這事放着一邊廝殺則箇待你敗時多與銀絹我敗時都不要一兩一疋不知何如良嗣諭以馬宣贊之言亦無他蓋以爲本朝與契丹曾廝殺後來講和未若自家兩朝本無相爭便通交好萬世所無乃是好事兀室云如此到則乃是粘罕兀室遂起引良嗣等望虜酋所居傳言云百寮軍人等都不肯許西京惟是皇帝要與貴朝永遠交好特與西京地土并民戶更不欲逐年要物只是軍人廝殺奪得西京不易請特與個賞設數目多少又傳虜酋之言信誓須便了此所係萬年永遠須是各說得重則好又問交割期日却去爲立誓事書大兼王事已定討差一個親近上底官人去只候來則便交割玆齋自叙曰僕復至燕京兀室等云皇帝甚喜大事已定止是商量交往禮數也僕竊語良嗣便可理會山



後良嗣不欲曰此事閑慢僕曰御筆令力爭奈何良嗣徐語兀室云貴朝所須本朝一一從了却有山後燕京地土人民並係舊漢地今燕京已了若將西京一同割還乃是契義兀室云西京路前時奉聖州時曾許龍圖言不要後來所以只言燕京事今更不須再言也僕曰山後故地自海上理會使人豈敢言不要但每言燕地則西京在中矣夫貴朝已許本朝收取今燕京既已割還西京却在西南貴朝去遠却如何占守或聞欲與別京何苦所還南朝便得故地亦見交歡誠意良嗣等怒僕不合理會山後必致壞却山前僕答山前後相爲表裏缺一則不可守兼御筆令力爭豈可不盡心理會兀室三日不至良嗣倉皇云某本不欲理會西京事公必欲爲言必連山前事壞了僕曰御筆令力爭安得不言

良嗣但歸曰語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僕曰臣事君以忠何爲也良嗣曰兀室三日不來此必生變適欲呼李靖令勿議侍郎言且更請公面議之僕曰賴侍郎令呼某來若龍圖一面與李靖畫斷即他日御史臺公事有所在矣良嗣驚窘云某意堪了燕山事節吾曹成功恐因山後壞却宣贊何苦相戾僕曰不然吾曹苟能爲朝廷得燕山之地盡復五關止出契丹歲賜使國家幅員萬里因機借勢控制強虜弭久遠去表裏之患則粗可言功今既不得平灤營州又失於松亭二關每歲別增一百萬緡耗竭中國當自此始又復不要山前則燕人志向不一爭端在即禍釁詎量尚何自謂功耶良嗣云縱使虜人見許必復遂增歲賜朝廷之力已竭如何可出僕曰龍圖適臣也畫此利害使朝廷罷浮費不



及之用以爲守邊之資則有餘矣公見西邊爭戰形勢  
雖一城一堡必力戰取之繕築之功在所不計蓋要塞  
必爭之城期於必得而後已僕料虜人之意西京已在  
其西南數千里彼必不能守將必歸我姑少遲良嗣云  
縱使虜人見還公觀今日朝廷事勢如何守得僕曰得  
而弃之此在上意良嗣方憂撓問兀室楊樸至云西京  
地土據諸郎君與臣下議言當初得西京時攻圍四十  
日軍人死無數不易得來與河西家却賺得進奉唯是  
皇帝言趙良嗣大度我要歲添一百萬貫物色一字不  
違千年萬歲却是多少今却覓西京如何違得兼我在  
奉聖州時心上許了不若與他去共大朝交歡也勝似  
與河西家謂夏國也然其間人戶却待起遣將去良嗣相與  
辨之兀室云此事亦得皇帝處分民土盡割還貴朝只

却要些答荷僕答若貴朝應副西京民土朝廷豈無相  
謝禮數兀室曰此中亦遣使人須當破道只得一年之  
數賞此軍人便是禮數了也差大使銀朱字董、、

寧木

副使耶律松度刺等持誓書等越兩日全發至闕

金人國書書云使軺游屆榮訊迭承既增歲之優深悉  
善隣之意俟成誓約永保爲和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  
並事目所載色數價直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  
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并如來示所諭脩詳美意  
外今年合交銀絹候到依契冊舊交月日特恩元書理  
合一就重念春農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似前來  
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  
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着誓至日當議  
復盟春律在中冀應多福今差教董寧木割度刺克國



信使副撒盧毋克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  
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  
五代已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  
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爲不能收復致  
本朝收了又差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兩京已曾計議爲  
西京不在許限不經許與亦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  
其西京如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一就  
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  
交懽篤於往日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媽  
等州及并地土民戶其已西并北一帶接連山後及州  
縣地土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攻  
伐撫慰將帥士卒艱苦不少今來無別在索經畧請差  
人交割其諸事理以宣諭良嗣專去訖來書稱契丹出

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審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  
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日議定 誓草大金大  
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  
燕地幸感通好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並屬縣及所  
管戶民緣爲寮國尚爲大金所有以來交與契丹銀二  
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並燕京每年碾出稅利五六分中  
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算般送南京  
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議復定國書兩界側近人  
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兼令停止亦不得審切間  
謀誘擾邊人若盜賊並贓捉販各依本朝法令科罷訖  
贓罰賊雖不獲踪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  
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泐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  
至如將來殊多異域使人往來無得禁阻所有久通懽



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  
社稷傾危 燕京管下州縣所出物色勘合到在京三  
司制置司各管隨院務程課錢及折算所轄戶人輸納  
稅色依約見直市價做錢共五百四十九萬二千九百  
六貫八百文課程錢一百二十萬八千四百十六貫稅  
物錢四百二十八萬四千八百六十貫八百文三司計  
四百九十一萬三千一百二十貫文內有房錢諸雜錢  
一百一十五萬八千七百九十八貫文是院務課程錢  
催永兩鹽院合煎鹽二十二萬碩合買錢三十九萬貫  
文諸院務合辦買隨色課程錢四十三萬三千二百一  
十二萬貫文三百七十五萬四千四百二十二貫是人  
戶稅祖正錢制置司計五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七貫  
八百文官民稅錢天輔七年二月日 粘罕兀室指示

地圖自寧邊州以西橫斜至西京之北德州之南及天  
德雲內州云此地分待與河西家又以西京地圖指示  
且言天德雲內德州及龍門望雲兩縣要做夏國往來  
道路又言將來龍平州松亭關及望雲縣歸化州要處  
做榷場良嗣遂行

十一日乙未尚書丞王安中除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  
燕山府路宣撫副使判燕山府資正殿學士詹度為燕  
山府安撫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种師中充副  
都總兵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議猶未決 童貫蔡攸將  
交割燕山有日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自以  
為功多改諸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山制  
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有征幽都望雲霓之  
蘇克奔而弗迓降書踵至捷奏日聞鼓鼙貅百萬之威



勢如破竹收山海盛郡之險易若振枯悉未塗炭之傷咸襲衣冠之盛氣震雁門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社稷不朽之圖快祖宗未宣之憤實資妙策迄建殊庸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仍以嘔血告上令薦自代者乃舉王安安中河朔人必知北方事自左丞除節度使宣撫河北燕山安中之行上悉出內府之金玉器至於餅爐硯几之屬畢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大夷狄禮遇之隆一時殊絕黼祖道贈以詩且約歸而相之也

二十八日壬子金人國信使副勃堇寧朮割耶律度刺計議使撒盧母持誓書來草著並求軍卒取西京賞賜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辭訖魯酋遣高慶裔諭來使寧朮割係是近上大臣知國事見充西路都統兼殺敗夏國到貴朝莫似尋常使人一般請便依契丹舊例相待至於商量事節便可以一面與決兼盟誓務在長允便請依草著誓又令白海上累年交好自古所無或欲做兄弟或欲做叔姪或欲為知友寧朮割路中云此行良遽恐不得如契丹舊禮只得個花宴甚好寧朮割自稱都統知軍國事度刺自稱諫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五

政宣上帙十五

起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甲寅盡十四日丁酉

三月一日甲寅朔金人寧朮割等至館五日入見於崇政殿燕雲奉使錄曰五日寧朮割等上殿上遣黃珣傳旨卿等離軍前日大金皇帝安樂否累年計議事一切了絕信誓已定共享太平乃是永遠奠定寧朮割奏言來時本國皇帝令奏知大宋皇帝計議底公事已了也不要別做則好上復令珣諭旨朝廷大信既定豈有變更今依例詣宰臣王黼第計議出國書並誓書草讀至西京地界事黼諭寧朮割此非務廣土地本爲邊州及天德雲內城公若不屯守防托夏人定來出沒要當以河爲界寧朮割辭以不知又讀至所示誓草云五字寧



未割等乞不用又云已許了西京要綠礮二十栲栳不知或爲兄弟或爲叔姪或爲知友黼喻以敵國往來只可用知友之禮上以寧术割就辭花晏詔特頒奏宴上屢遣黃珣問勞詔寧术割就辭於集英殿寧术割等辭訖跪奏設賞金帛物數上遣黃珣諭以二十萬寧术割猶以爲數少再三乞增加上殿奏事上問金人何故要添許多歲物及起燕京人良嗣對以女真性貪暴惟利是從他不卹也擴名奏本國兵威不立故也武仲云賴陛下聖德阿骨打心服不邇邊患豈易遏耶上云女真貪暴殘賊民物雖黃巢不是過也豈能久耶然既入關先據燕、朕恐爲後患故不惜歲增百萬緡以啗之且解目前之變今既同山後許還亦是見其歸意斯亦卿等之功良嗣曰計議山後馬擴名係武舉僕奏臣係嘉

王榜塵緣久被、陛下教育上云若非書安能專對是晚奉御筆馬擴名特除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兼監門宣贊舍人

詔吏部侍郎盧益假工部尚書及趙良嗣爲奉使人金國國國信使持誓書著誓並議燕山云中月日

郊齋自叙曰是時再遣使燕往議交割燕山雲中月日未行往見樞密鄭居中鄭問守山後之道僕曰朝廷欲如何爲守鄭云見諸公議欲用彼土傑使世守之僕答山後自漢築雲中朔武等郡以弱匈奴孝文時任魏尚守之匈奴不敢犯邊今與山前山後爲表裏乃邊防要害之地倘土民有力猶不可使之守况自金人蹂躪之後燒掠殆盡富豪散下苟延殘喘契丹至則順金人王師至則順王師但營免殺戮而已安能守耶鄭云如此



當用多少軍馬則可僕曰唯多益善苟恐費大亦須三萬人萬人屯雲中餘分戍要害之地擇賢能將帥委之朝廷損浮費之資移以應之付三五年人心安樂則邊防就緒矣鄭又問雲中帥張孝純僕曰孝純久帥太原通曉山後血脉更以二統兵官輔之則可矣鄭皆然之朝廷國書書云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闕下華緘洊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之臣共著約神之誓爲兩朝弔民伐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明戴永洽鄰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契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似前來與契丹物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諭順履融和茂迎祉福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國信使闔門

宣贊舍人馬攬名克國使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十八日辛未趙良嗣等至燕山金人遣韶瓦郎君高慶裔來問難摘指誓書字畫邀取逃去職官戶口等事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至涿州韶瓦郎君及高慶裔來傳乃首言意指摘誓草云五字不當用及常年二字又除去後面疊道五句便令退換誓書更爲所取人口未足未許過界良嗣等以其意附遞奏聞復於遞中付下御前降下改定誓書並誓草進至燕差李靖劉嗣卿充館伴至塞門執笏捧國書入金國至帳前西北立闔門官傳國書入引至帳內跪奏問大金皇帝聖躬及謝差使拜起復跪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奏訖拜起復位引出帳南面西立有闔門官贊唱云大宋國信使試工部尚



書盧益等朝見又一闔門官引某等面北立先五拜搢笏舞蹈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闔門官引益少進躬身致詞復位又五拜舞蹈如前遣使問某等遠來不易又五拜舞蹈如前遂引所賚禮物金器等自西而東於國王面前過却引出第二重門外面北立闔門官稱有制令先兩拜起再云賜卿等對衣金帶跪受訖拜起闔門官引復入依前面北立闔門官云謝恩又五拜舞蹈闔門官引移帳西浮幕下少立一衣紫繫犀帶者認是漢兒宰相左企弓國主前拜跪進酒倣學士壽儀國主飲訖令在位者皆拜遂各就座闔門官吏引起稱傳宣勸酒令搢笏飲至盡又兩拜就坐自此每盞並係漢兒宰相及左右親近郎君跪進又將國主自飲者飲食分賜至第四盞宣勸如何五盞訖樂官以下共賜絹四

百二十疋再引帳前面北立闔門云謝宴又五拜舞蹈引出上馬與同館伴還安下處三節人從各七事衣銀十兩訖傳問誓書中常年每年重疊及催取戶口對以誓書並係北來將去誓草改定即無增減所有合要戶口宣撫司見行根捉才獲時即發去過來楊僕高慶裔來傳粘罕指斥字畫惹筆提拔不對謹以自來國書止是司分人修寫拘於體例自無惹筆今係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慶裔云誓無有不提空并惹筆須著換對以此誓書元在闕下爲使人陳乞已了換兩次到涿州又換一次敵國往來豈有此禮慶裔云誓書要傳萬世親寫故知是厚意兩國相重書狀往還寫得真楷是厚意唯復寫傳惹筆是厚意又云示書自禮且休如誓書中所載兩界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今來所取戶



口只到推不見不肯發來豈不是違誓許大夫猶自本  
怕更要誓書則甚且如近有燕京職官趙溫信李處能  
王碩儒韓昉越境來南張軫帶了本朝銀牌走過南界  
須先以見還是數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良  
嗣欲諭宣撫司遣行盧益馬攔名不可曰諸人聞已達  
京師若悉還之不唯失燕人之心且彼必見御書告吾  
國虛實所繫非細况今已四月虜亦難留何慮不交柰  
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詢十何時已耶然終以人口  
來足移文往來事辦論久之未決盧益力爭不可兀室  
云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答曰且  
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即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  
誓前耶五六年計議大事已定本朝所有並已依從應  
副如此小人口豈有吝惜只是有變更姓名或在遠地

或聞得根因而逃竄或藏匿山谷或走過山西如此之  
數如何決要取足兀室云且如遠者盡是契丹奴婢且  
道不知姓名道尋不見如知名人郭藥師董龐兒兩箇  
莫道不見只將此二人來折當馬攔名答以郭藥師董  
龐兒係是契丹時投降過來即于貴朝甚事若如此說  
即數十年前事豈可奪在誓書中有甚涯際及交燕月  
日兀室云只爲所取戶口未足即無交割月日良嗣對  
以本朝自來每事相就無不曲盡至誠然貴朝每一番  
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此當以大事爲念不可以細故  
相阻兩朝所係利害甚重况兩日只是理會誓書一事  
若今且把復盟了當些小人口只可商量且如向日自  
海外計議雖未立誓天地神明實已臨察宜各存信義  
本朝並無事未盡兩朝敵國義均一體更且思之兀室



與楊璞等起立云有聖旨朕以天地眷佑併有遼國所有涿易並屬燕地若戶口不盡數發來便請勾回涿易人馬朕欲將軍馬前去巡邊恐兩軍相見不測生事便令使副朝辭往宣撫司可取人良嗣云未定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日分三符家口立界四山西進軍日時五西京界至未定兼賚軍銀絹二十萬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所有寧邊州至天德雲內一帶是舊漢地兼有黃河限隔不知貴朝欲待自守唯復待與夏國若自守時與貴朝為隣甚為害是若夏國時恐西人出沒常為邊患至符家口係屬兩界有新倉永濟兩鹽場在內朝廷歲增百萬貫正為北鹽場在其中莫須改正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豈不能易此尺寸之地耶良嗣不能答楊璞來云適來三相公謂粘罕再奏已差下

撒母揚天壽同龍圖去不須尚書宣贊行良嗣遂行四月二日乙酉金國遣撒母揚天壽同趙良嗣到宣撫司取未足人宣撫司以趙溫訊與之良嗣同撒母等往雄州取戶口途次撒母等曰兩國議如許大事已十八九成止為人口毫末良嗣云若張軫趙溫訊韓昉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實不聞柰何楊璞暗以微意見喻君只得一兩箇緊人來便了得良嗣既到宣撫司亦以璞言之故自以謂若得一二要人如溫訊之徒可必了然宣撫司頗難之蓋恐已送溫訊愈更滋蔓終未得結絕臣思度金國如得溫訊乃可以畢事再三言宣撫司乞差人去取趙溫訊初五日趙溫訊來長跪求免良嗣諭訊云本朝本不欲遣諫議過去謂溫訊訊然金國必欲因此而尋大兵丈夫死生皆有道生亦為民死亦為



民借諫議一身以解兩國之兵爲利亦不淺相顧感泣遂以溫訊付之孛堇等先歸僕與益等留涿州十日候宣撫司發到賞軍銀絹三十萬疋兩方發至燕京兀室楊璞云計議事已定但日近有燕京界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逃去南界請先遣回然後可議交割月日差撒盧毋同趙良嗣往雄州宣撫取人經七日縛趙溫訊回粘罕釋縛赦罪復以溫言撫之

七日庚寅金人既得趙溫訊遂交賞軍銀絹並定交割燕山日遣使持書來借糧十萬石並誓書來 兀室遣人將到拜一連云舊例交割銀五十兩五分者皆不曾受分謂錢直到五十一兩方受今來此秤係五十一兩却只五十兩莫若別作一連五十兩五分秤將五分作錢耗五分作潤官如何某等答以凡度量權衡皆係朝廷所

定頒之四方豈敢私造况此銀絹係朝廷特賞貴朝軍兵非歲賜之物莫且依平交割朝辭國主云卿等歸去傳與皇帝時熱善保聖體如今軍兵兩處屯劄討伐獲離不併天祚與作家勾當疆土欲借米糧十萬石般送至檀州歸化兩處且不要疑慮早於教未已專差使人對以今夏道路難行國主云且一遭方始是往來禮足兼誓書事大要結千萬年交好禮數專遣使去因問交割燕京日分却云十一日先令交割底官員過來其軍兵只於瀘溝河南下寨更待等幾日得我指揮發過河來又諭某等好去候到關日傳與大宋皇帝立誓已定各守信約永保萬世長如今日甚好遂行

十一日甲午盧益趙良嗣引伴金國使人楊璞持誓書來金人國書書云累交禮聘輒名講誓和復紆使傳之華



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世昭然一言茲見繼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具於宣陳據燕疆界至只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分割爲界所云交西京邊界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上上官員押領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却合有回謝禮數並報復聞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並逃去人戶雖領寧撫司交付却只推延不肯俾行發遣致是一未絕結必若邊官邀功違約展轉如下不功稟從關引惹奈亂有矣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宜疾速發遣又以契丹國皇帝在陰山夔離不在奚部山谷已兩處廟諸當今取嶺北鴛鴦樂坐夏相度所謀

雖同如或不泯後患地理咫尺特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捕夔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食合銷米一萬石宜早收分取日月於檀州歸化州兩縣處分般送到即候回報敵炎在候保嗇是期有少禮物具諸別副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金人誓書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將來並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憐名好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並屬縣及所管戶民與之如約今承來與契丹書緣爲遼國尚爲大金所有以來與契丹銀貳



拾萬兩絹三十萬疋並燕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並支綠礮二十拷栲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並賊捉款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踪跡到處便勒留賞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方界守兩朝界地內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入往復無得禁阻所有貴朝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應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為定等語具披

達不宣謹白 苾齋自叙曰十一日朝辭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蹏行帳前列契丹舊教坊樂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以次搢笏捧觴為壽是時阿骨打形神已病矣顧益等云南朝許大事你幾個使人商量了功績不小來日好去復差楊璞為聘使報許四月十四日交割燕山及後幸踏地里交割南歸十三日達雄州宣撫司摘留僕隨入燕

十四日丁酉宣撫司差統制官姚平仲康隨前去交割地界 姚平仲至金人要依元約將松亭榆關外民戶歸國數內索取常勝軍郭藥師等八千餘戶原係遼東人也宣撫司以常勝軍先自歸朝有功授官難以發遣點檢文字李宗振畫策或謂叅謀宇文虛中畫策曰若以燕人代之則不惟常勝軍得為我軍又復燕民因產自



可供養不煩國家應辦錢糧此一舉而兩得之申奏朝廷遂從其議請以燕人代之金人亦從之因而根括燕山府所貫州縣百五十貫以上家業者得三萬餘戶盡數起發合境不勝殘擾獨涿易二州之民安業者良以先歸大宋也是時燕人重於遷徙有憚其行者說於粘罕曰燕山疆土本非大宋彼不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實所在形勢之地豈可與人金國方強盛天下莫不畏服粘罕以為然遂白於阿骨打請以與涿易為界阿骨打曰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我待死後由汝輩終如約交割

宣撫司差李嗣本提兵馬入燕

先是宣撫司差姚平仲康隨分疆域立烽燧回至是再差隨李嗣本入燕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  
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十六

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  
庚子盡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辛亥

十七日庚子童貫蔡攸整軍容入燕山府撫定燕城 貫  
攸入燕京撫定殘民羸卒捧香火迎導而行權呼言曰  
契丹既滅大金歸國王師入城復見天日相慶之人家  
至戶到燕人大悅初李嗣本提兵先入燕城其次宣撫  
司方來以郭藥師為先鋒嗣本軍望見之以為金人兵  
至外軍即遁營中大擾藥師使人往撫之方定貫攸問  
馬鑣曰衆慮虜人劫寨爾以為如何鑣曰可保其不來  
不必慮也童貫蔡攸燕山府住十日乃還平燕錄及封



氏編年王安中入燕錄曰童貫與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議猶未決貫與安中等共議言大金須索種種干求貫常憤恨朝廷雖然應副貫實皇恐安中曰夷虜貪婪自古如此又况我兵向為契丹所敗若非逐易納款偏將來歸未易議也趙良嗣謂朝廷不能對彼之意必須右選中擇其辦博之士折彼泛議可也遂於軍中得姚平仲康隨王環等以待入燕議事童貫隨差姚平仲康隨王環良嗣等各帶本軍人馬起發去交割燕京平仲將家子豪邁俊爽以強辭折阿骨爽一夕隨定次差李嗣本統河東兵五萬為前軍以神師中楊可世擁陝西諸道兵三十萬為中部遣郭藥師領常勝軍自新城入固安安次以勒兵北出貫攸建旌纛鳴鼓吹笙即以大軍次之俾馬公直將河北京畿兵為殿嗣本至瀘溝河大

金猶駐燕京而良嗣姚平仲康隨入燕京見大金國主粘罕云前以約十一日今後時何也姚平仲復曰大事已定並無少疑交割燕京後時五月乃本國<sub>禮</sub>禮若先是而來是屬僭越何問之有若元師求釁妄生事端敗其權盟皇天照鑒豈輔曲者自古反盟不克享國又况貴朝百色需求我皇帝寬仁大度曲就悉從不欲少違慮壞前約元師<sub>禮</sub>莫生事是日師中等已營料石崗可世又檄衆曰今日我輩正索一死耳乃命諸將治鞍發<sub>禮</sub>弓以待鏖戰督嗣本渡河阿骨爽等聞我軍先後左右回環亘二百里不絕乃謂良平仲等曰豈敢生事只為本國已先發軍今滯數日所以即詰旦即呼所屬交割國主與阿骨爽等卷甲移竈退舍三十里日晡嗣本提兵入城師中可世相繼入焉先是大金盤旋燕京



城幾及半年部曲利於財貨剽掠燕城富豪以北屋室如懸磬檀順景薊民始困弊而契丹又懼大金攘奪皆逃竄山谷城市丘墟狐狸穴處又將職官漢民分路遣行我朝所得空城而已北征紀實曰王黼既專任其事因降旨飭二帥不得動以聽約束乃使趙良嗣奉使而阿骨達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而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為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能對乃與其使偕來作紀實後

據名自叙備言金人燕山之事實甚詳然獨不見書紀實所取阿骨達更易語錄之語及索山後幸踏地里交割牒又有利詞使人疑皆有所參商至為良嗣之姦利也

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輔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挨次第為之燕犒而後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

唯務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關下凡四五往返皆然又其每至逐漸加禮誇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邀索不已黼遂許以遼人蓋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稱所欲乃許我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脚跟底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蓋地則歸我今營平二州乃阿保機於後唐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遼即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元約於是我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為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奔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順薊景為一路而歸其代稅錢一百萬緡又議折中國物貨以補其闕於是又遣良嗣議折物凡絹三十萬絲棉緡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棉



亦二萬段香犀玳瑁椀楪匙筋皆折閱倍償之至如龍  
腦每兩折入貫則皆良嗣其中為姦也約既定索禮數  
因盡還其大遼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乃遣良嗣  
奉誓書而往而金取誓書副先視之又止諸界上俾我  
使復回更易誓書中語然後來我又從之誓書事具于下事既  
畢彼亦遣使以誓書來時鄭丞相居中亦嘗白上曰禮  
數既重歲幣加厚必不便亦不納金人既得燕山子女  
加久駐氣候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為燕之鄉  
兵却撓因罵余睹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  
皆大兵居此羅網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  
樓櫓要盡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  
掃皆空以遼人舊大臣及儀仗車馬玉帛輜重盡由松  
亭關去關在東北去其國近本欲顯州立爾全師復由居庸關之鴛鴦泊

扼天祚出路以絕契丹之望乃盡以空城付之我時便  
有語謂中國修理三二年間却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謂  
只可保三年爾時黼即與二帥上下皆知之不能忠告  
也二帥因以宣和五年夏入燕山大內毀一小殿吻受  
諸將賀駐兵十餘日遂凱還而歸

金人阿骨打交割燕山畢西由居庸關往白水泊過夏  
平燕錄曰金人用阿骨其計寸金寸土哀取殆盡將燕城  
職官民戶技術媼嬪倡優黃冠瞿曇金帛輜重等席卷  
而東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  
軍利汝田宅給之爾燕人皆怨說粘罕不當與我全燕  
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阿骨打不允由雲中留白水  
十九日壬寅金人遣使賫御押地圖來宣撫司 茆齋自  
叙曰十九日金人使賫御押地圖來宣言令童太師蔡



相公拜受童蔡惶遽問如何處置竊往謂之曰若論御押一如本朝御押前此累有御筆何嘗使粘罕元帥以下郎君拜受此太過當金人無對遂許不拜先是李嗣本姚平仲軍交燕日運糧夫奪女真牛馬殺一女真至來整會索償人命及牛馬價錢復為平之

宣撫司留燕旬有二日議班師赴闕北征紀實曰金人既據燕性貪婪方自矜大乃邀索不已而朝廷堅求燕山也則指城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則與爾雖燕山僧寺巨室之屬指一塔一殿一室即此我物也當拆取之汝為欲留者即納其直故或千或萬貨之而後重載而去由是朝廷償以百萬緡謂之燕山路代稅錢阿骨達方喜曰荷地趙皇千年萬歲是少物乃得燕山府檀順藺景六州此獨黼為之二帥實

不預宣和五年夏四月金猶告還命我師交割二帥始以兵入之號曰交割燕山府後曰撫定燕山然所至皆空城而已人物既寡城櫓又悉毀所以困我仍不與我營平等扼吾之咽喉爾營平者當榆關路地平無山川之阻非若古北口居庸關之北且近女真故識者知其用心矣又燕民破散悉流移近地故職官富戶來奔既無以處朝廷因分遣諸州贍之凡州縣動數千口至少猶不下五七百口及嘗為虜官者等第補之自諸州通判而下皆添差以處焉自并代河朔齊鄆襄漢之間遍矣蕩然莫關防我之山川險易州郡虛實盡能知之州郡又徃徃不恤或困於衣食其在關下者至於揭榜通衢人物徃來處稱其名氏蓋官封而已乞丐執政雖睹之不問也始金人約燕地人民盡歸南朝契丹奚勃海



等人民皆屬金國既議分割則常勝軍郭藥師鐵州入其下諸將高望等又多勅海契丹人即令歸金國上下方以為梳如金人則以虜掠燕地人物職官等將携之歸方議欲對換而貫為群下所悞謂不若以燕地富戶稅產多者皆與金人去却得其田宅足以贍常勝軍則不煩朝廷錢糧又得留常勝一軍為用貫然之遂亟為奏稟黼遽許焉蓋朝廷輕易弗思獨以藥師常勝軍為重而已金人既大得所欲號職官富戶因盡括六州之地土戶幾二三萬起發由松亭關去燕中合境為之大擾由是怨懟生矣時王安中為宣撫以撫燕既無綱領所謂富戶田宅皆為常勝軍即日肆意占據略不問官司安中生視而已因是多侵奪民田故人益不聊生及後張覺殺金人所虜遼臣之屬已盡為常勝軍所有皆立

為乞丐之人方更遭其困辱甚至於殺戮無告所謂職官富戶又悉南奔歸我我不得已而後納之且復流離困躓使我重失燕人之心仍為新交之盟痛莫大於此二十二日乙巳童貫上復燕奏 宣和錄曰陝西河北河

東路宣撫使童貫等言恭惟陛下神機先物前知北虜滅亡之兆自政和八年金國遣使通好約夾攻至宣和四年虜主播遷耶律淳篡立幽燕之民久懼塗炭延頸疑闕願歸中國陛下俯順人心特詔 臣等出總戎干先行招撫及遣使以禍福諭淳使納土內附淳先敗盟寇邊臣等仰遵睿畫東由雄州西由安肅廣信諸道進討自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九日九月一日九日王師屢勝殘虜震懾乘勢開諭聖德招徠遠人廣出文榜遣間賁至燕中曉



論士民先是郭藥師領常勝軍萬人駐涿州虜中最號勁兵易州守城契丹亦衆涿易之間有牛欄寨皆契丹素屯兵馬去處聲授相接涿易仍係燕山襟喉之地臣等既進兵討蕩兼由間招誘常勝軍及預行結約易州城中豪傑內應至九月二十九日郭藥師領常勝萬兵舉涿來歸二十七日遣發兵馬進取易州殺戮城內契丹殆盡當日收復易州十月四日攻破牛欄寨涿易之路遂通節次收復涿歸義安城固安威城涑水良鄉武清安次清化灤陰潞三河折津宛平平虜玉田等縣及景薊等州同時納土幅員數千里天險地利盡皆有之獨燕京孤城未下女主偽后蕭氏遂稱臣妾遣使納款却而不受十月十八日大兵至良鄉縣界殺退賊衆二十三日遣奇兵徑入燕城殺戮城中契丹萬衆燕民鼓

舞四軍賊首援兵旅拒二十五日再戰於盧溝河賊首退保燕城十二月二日契丹悉燕中兵馬來犯永清一帶已歸順分王師鏖擊大獲勝捷橫屍蔽野餘衆潰散不能再舉四軍遂與偽后棄城逃遁金國十二月五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收復燕城了當臣等於四月十七日躬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者全師制勝振朔部之天聲舉國來城獲燕山之都會罄四方而無侮垂萬世以有光廟社均休臣民胥慶臣等聞周伐獫狁僅至太原漢擊匈奴但期渭上雖招徠其種落或攘斥於封圻皆僅存開拓邊陲之名固未有混同宇宙之烈蠢茲裔虜昔號殊隣當五季之瓜分盜一方而穴處蕭蕭易水限風氣於山川奕奕漢津隔星辰於衆緯金繒填壑者以鉅萬計士庶疾首者殆二百年藝祖肇



基已恢奄有之志神皇仰極載勤繼伐之謀對越在天  
之靈必施闢國之畧屬首渠之遠遁復宗種之內訌竊  
位渝盟不誅而殞捐誠慕義莫止其來遂興復古之師  
爰狗叩關之請破堅枝敵首克六城獻馘執俘何啻三  
捷軍聲疊振醜類驚奔斷其唇輔之依結彼腹心之應  
扶老携幼還為冠帶之民戶籍提疆來入版圖之會市  
無易肆人若更生通隨刊於九山地利鎮醫閭之峻察  
機衡於七政天文開柝木之躔聖武既昭庶邦丕享虞  
舜舞干而苗格繇文德之誕敷文王因壘而崇降自聖  
謨之不顯於皇偉績更邁前聞恭惟皇帝陛下大道并  
包沉機獨運以順為武威加六合之中惟繼乃成智出  
群疑之表快列聖未摠之憤昭寧人有指之謀臚臚周  
原昔裂冀州之壤茫茫禹跡今歸碣石之封方且下五

行之詔以蠲苛姦之科定三章之約以施寬大之法禮  
高年而教孝弟哀有德而訪才能文軌同混於車書朔  
南咸暨於聲教大刑陳之原野聿臻偃武之期成功告  
于神明益顯無前之績臣等遠慙周獲輔稟睿謀拊循  
幽薊之遺黎宣布神聖之厚德御五門而奏愷將賚及  
於群元奉萬壽以稱觴當獲陪於列辟 秀水間居錄  
曰童貫蔡攸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多符意  
云陞峻明堂既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復古之名  
鍾鐸銘金則應牧野誓師之時印章篆玉則示漢將破  
胡之兆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旗  
而向太一下臨之方云又曰童貫奏中云不受蕭后納  
款者先與金虜有約不敢受也又云金國入居庸關與  
王師夾攻者劉延慶為殘虜所敗約金人取燕城也又



曰女真既破契丹駐軍于燕山之北約本朝自以兵力取燕地於是童貫蔡攸與太師劉延慶將十五萬衆進屯蘆溝河時虜后蕭氏與四軍大王者居燕城有衆纔數千遣使人韓昉歸款仍請羅歲幣貫等不納延慶分兵往救為殘虜擊退蘆溝大軍聞風遂潰王黼為相因此嫉貫等且因自以為功會虜首耶律渾死乃議遣使召女真取燕城厚許金幣以贖其地女真果入燕恣為劫掠以空城歸我而厚索歲幣且知中國兵弱自此有南牧之意矣師還童貫封廣陽郡王蔡攸領樞密院王黼加太傅總三省賜玉帶如唐裴度故事始議贖地但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於此三郡聚兵窺伺為內侵之計黼之踈謬如此二十七日庚戌以收復燕雲曲赦河東河北燕山府雲中

路門下制誓軍詰禁昭帝王之極功發政施仁體天地之大德朕祗膺駿命嗣守洪圖聿臻熙洽之期克保盈城之業皇天全付所覆可忘疆理之修先王啓佑後人宜篤經營之念萬邦作義四夷咸賓惟羯胡之舊鄰侵中華之名壤雖北謂八狄同蠻貊之外區而燕曰幽州與青徐為玉土割賂自五季始盜據垂二百年方藝祖之肇基洎裕陵之復古聖哲垂慮謨訓具昭肆予纂承敢時怠忽顧澶淵結誓之後守其信書且河朔息戰以來重其兵舉人心久鬱神作有開相彼虜首虐用夷種賦歛暴刻衆懷離散之思刑罰峻深人抱怨咨之戚內親爭叛強敵肆侵遣穹帳以遁逃輕前盟而背覆五都潰決諸姓駭驚用遣將相之行往護封圻之守殆天所授其衆自歸箠食壺漿迎王師而來保旱霓時雨慰



民望以咸蘇靡勤銳旅之攻盡復連城之聚一方黎獻  
 初還禮義之鄉千里山河重載版圖之籍言念征徒暴  
 露之久轉餉調發之勞并及新民曲阜慶宥於戲師直  
 為壯既招無敵之功道貸且成斯致丕平之利咨爾有  
 衆體予至懷

二十八日辛亥童貫蔡攸歸以詹度權帥事 詹度既就  
 權帥招集散民遠近駢集大金出領外可世平仲即分  
 陝西河北諸道兵常勝軍守松亭古北居庸關以閭門  
 宣贊舍人劉逸知景州惠州團練使楊河昇知檀州忠  
 州防禦使任宗遠知薊州悉發官吏赴上詹度作平燕  
 詩送童貫曰長亭春色送英雄滿目江山映日紅劔戟  
 夜搖揚柳月旂旌曉拂杏花風行時一決平戎策到彼  
 須成濟世功為報燕山諸將吏太平取在笑談中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

卷十六

力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七

政宣上帙十七

起宣和五年五月二日  
甲寅盡六月四日乙酉

五月二日甲寅童貫蔡攸班師

七日己未百官詣文德殿稱賀

八日庚申御筆加王黼王封

御筆虜政不綱鄰國侵擾不圖人心之慕義率首面內

以嚮風朔薊雲燕悉歸輿地勞來還定已奏虜公安華

虜之生靈紹祖考之先志所賴廟堂之策集此不世之

勲當有疇庸以招異數可依下項王黼除太傅進封楚

國公鄭居中除太保仍與一子推恩白時中張邦昌李

邦彥趙野各進官二等以上並依例加勲封

九日辛酉少師太宰兼門下侍郎慶國公王黼授太傅進

三朝北盟會編

卷十七

十一

力志官



封楚國公少師威武軍節度使樞密院事鄭居中授太保  
進封燕國公太保蔡攸授少師童貫落節鉞仍以太師領  
樞密院事餘進秩有差

御筆太傅三公坐而論道號為三省長官所有王黼已  
降指揮拜太傅其治事恩數合依太師體例可疾速照  
會遵守施行

十一日癸亥太師劔南東川節度使童貫依前太師進封  
徐豫國公少傅鎮海軍節度使兼侍讀直保和殿充上清  
保籙宮使河東河北路安撫使

十四日丙寅王黼日赴朝參奏事退聚議治事

金人阿骨打西巡發燕中職官歸國

阿骨打交燕畢於契丹漢兒內兩府中携劉彥宗出居  
庸關由雲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灤度夏欲遣官交

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韃靼經營擒之乃遣  
左企弓等部所得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  
歸

遼國平州節度使張穀據平州陰叛金人殺燕京宰相左  
企弓等 張穀者平州義豐人也少第進士建福元年夏

遼興軍節度使州乃平偶有卒作過能招安息亂以功權

知軍州事燕王死預知遼國必亡盡籍管內丁壯充軍  
得五萬人馬千匹選將練兵聚糧團衆招延士大夫有  
才者參與謀議潛為一方之脩蕭太后嘗差太子少保  
時立愛知平州始到任張穀雖外示尊禮而內實不容  
立愛察其有異志嘗稱疾不出穀依舊知軍州事會金  
人下燕首問平州事參知政事康公弼曰張穀狂妄寡  
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為



宜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進加  
鼓臨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軍州事將發燕民由平  
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欲遣兵三千騎先下平州  
擒張毅然後行如何企弓輩以為然獨康公弼曰若加  
兵則是驅平州叛也公弼舊在本州守官上下人情無  
不通也請單騎一到觀其意而徐圖之遂授金牌馳驛  
前去見張毅諭金人之意毅曰遼國八路已亡獨一平  
州敢有非望鄉兵所以未敢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  
也今軍馬不來殘民何幸聞皆公之力也厚賂而歸報  
曰彼無足慮遂不興兵改平州為南京加張毅試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其實欲圖之也阿骨打大軍北  
出居庸追討天祚為事漢官知樞密院事劉彥宗以下  
隨行五月初燕民入平州境私有號訴於張毅者具言

宰相左企弓等更不謀守燕城使吾民遷徙流離不勝  
其苦今相公臨巨鎮擁強兵盡忠於遼國必使我復歸  
鄉土而人心亦望於公也毅遂招諸官員將領會議皆  
曰聞天祚兵勢復振見出沒於松漠之南金人所為全  
軍急歸不少候者契丹為之牽制也若明公勤王唱義  
奏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命而  
殺之以燕人歸國則大宋無不接納燕人則平州遂為  
藩鎮矣假如金人後來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大宋  
之援又何懼焉毅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  
石智而多謀可遣人邀之密議石既至與之謀而合陰  
遣將官謙領軍馬五百騎傳留守令強招宰相左企弓  
曹勇議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灤河西岸  
聽候差議事官趙秘校就去面疏企弓等十罪天祚播



遷夾山不即奉迎者一也勸進王叔燕王僭號者二也  
訐君父過惡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嘗遣知閣有  
慶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  
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六也臣事金國不顧大義  
七也根括燕中錢帛取悅金人八也致燕人遷徙而失  
義九也教金國發兵先下平州十也遂無以對遂縊殺  
之榜諭燕人留餘戰馬外盡放復業令各安堵如故所  
有逐戶拋下屋宇田宅件物之類以為常勝軍占者悉  
還之燕人患遷得歸皆大悅稱太保二年契丹官秩盡  
天祚像朝夕朝謁事無大小皆告而後行燕人得歸往  
徃有至京師者上聞燕人之歸詔王安中詹度厚加恤  
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  
二十九日辛巳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于朝 北征

紀實曰二帥告還上御景龍門觀奏凱盡以禁衛諸軍  
近之以入上始甚不樂故二帥賞皆薄貫遂致仕蔡攸  
拜樞密初二帥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萬金四千兩  
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上喜之又曰二帥凱還上為  
御殿受賀禮畢賜宰臣等坐用神宗皇帝下熙河及崇  
寧下青唐故事解玉帶以賜黼  
六月一日壬午朔蔡京進賀表

表曰師由義動往城于方國以和來不戰而屈舉全燕  
之故地吊介狄之遺民戴白垂髻觀呼而解袵壺漿簞  
食充塞而載塗萬國來同一方底定乾坤動色廟社用  
光中賀惟北有邦實冀之府大禹所別有虞嘗巡粵我  
造邦之初遂為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縉締  
交使傳洽至其強弗率僭偽號者二百年有志未遑更聖



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時元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武  
閱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黃旗無釁可乘有訓斯在皇  
帝陛下以重華而昭帝之事以下武而繼文之聲因其  
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臣顧惟菲薄久誤眷知詩禮  
之庭屢趨而過軍旅之事蓋未嘗聞察之於談笑杯酌  
之間付之以疆場甲兵之事乘其萬舉萬全之會授之  
百發百中之機是惟秉節鉞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  
山川草木悉歸輿地之圖士女臣民盡効職方之貢此  
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邁駿先猷人斯與能天實助順  
揚厲無前之偉績鋪張不世之宏休千載君臣適遇風  
雲之際一門父子得為勲戚之家 鍾邦直行程錄曰  
朝廷詔雄州守臣和詵高陽帥臣侯益經略邊事邊臣  
上言以謂胡中衰亂君臣篡奪殘暴假息遊魂疆場正

取亂侮亡之時朝廷以為然大臣王黼力贊其事用兵  
之禍自此始也是年二月以太師預樞密院事童貫為  
宣撫司使以蔡攸副之統陝西河東河北京東京西京  
畿六路軍馬十五萬以擊契丹五月師渡白溝五里契  
丹以三千騎撓我軍軍亂我師敗績所喪十之一是時  
國家與契丹盟好百餘年邊防無犬吠之驚耆老白首  
不聞兵革之音師出無名人不效命人情煩惱中外不  
安二帥歸罪邊臣以謂聞報不精契丹尚盛未可取也  
方議班師六月虜主耶律淳以病死朝廷復有冀得之  
心詔二帥率兵駐高陽關以待變再召諸道兵須冬以  
進九月契丹管押常勝軍馬郭藥師以所領七千人舉  
涿易二州來降繼而耶律淳妻偽太后蕭氏遣使納款  
乞數州之地以為南朝外屏二帥慢罵叱退其使自以



謂功在須臾十月遣大將劉延慶督兵二十萬入燕以應金人之約師行在道猶豫不進自雄州十一程始到盧溝河二百里契丹以數百騎亂我軍延慶未嘗迎敵中夜輒曳兵而走契丹拔軍追奪殺傷及自相蹂躪死者十二三委棄軍器錢糧金帛不可數計延慶關西老将偏裨才爾平昔為人所御豈能御人爵位已盛豈肯更効力授命之日已出悖言委任非所宜至是乃敗十二月金人之師度居庸關契丹君臣望風而遁燕民具禮儀以迎金人朝廷遣使增歲幣比契丹加倍以售燕薊景順五州之地而金珠玉帛子女牛馬已輦載殆盡明年四月委城而去二帥提兵十萬以入名曰撫定留半月增隆峻隍振旅而還歸朝幕府計功論賞等第有差原夫自古夷狄與中國迭為盛衰而夷狄之盛未有

及百年者惟契丹則踰二百年而常與中國抗衡豈以澶淵之盟隆緒之誠根於心後嗣累世保守堅固不復南牧百餘年間其所活生靈何慮數千百萬陰功豈淺淺得非天地以此佑之手逮至崇禧世祚垂亡丁可取之時而無能取之人二帥一以闖進一以倖進自少及老立功名取富貴皆以蒙蔽欺罔而得之居內則專機政在外則握重兵是豈知兵者不知紀律不明賞罰每嚴刑重罰以鉗天下之口雖甚顛倒錯繆無敢議其非者童貫唯以一老吏李宗振參決帷幄軍政一以委之幕客拱手備員而已唯彌諱當公事官李積中廣東人年七十許以不偶于時凡三十年不赴朝緣大臣薦以特旨入幕中兩投書于二帥備言今時用兵得失與金人交通利害異日必為邊患累數萬言皆切實今日所



驗者二帥素不知今古懵然莫知為何等語漫不加省但日事虛文彌縫闕失搜扶奇異為鼓惑之計孰知為天下慮卒以是敗

童貫蔡攸以郭藥師來朝

北征紀實曰童貫蔡攸既凱還以藥師來藥師之來禮遇甚厚賜以居第賜之媵姬加諸燕犒因請觀金明池上特命張水戲若莫春教習者以示之仍命貴賤大臣家更互延之每率其屬皆豫焉遂盡見中國華侈辭歸群小又將引之入中禁或以謂不可故特為出玉華閣之外後苑之延春小殿見之時盛夏設二大金盆貯冰殿上上御大珠絡縫銷金青紗戰袍藥師陛見頓首殿下流涕而言曰臣在夷虜聞趙皇真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天顏臣死榮甚上深褒稱之委以守燕也又謂藥

師曰朕且欲托卿事可乎藥師頓首曰臣夷虜遠人今日蒙天地大恩已誓効死惟陛下即使蹈湯火冒白刃正所甘心粉身碎骨矣不問何事臣藥師必死也上乃曰天祚未了卿為朕經營取之以絕燕人之望於是藥師遠巡色變復奏曰天祚者臣故主也故主亡走臣是以歸降中國今陛下使臣効命萬死于他所不敢辭况臣事陛下猶事故主今使反故主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也唯此一事願付他人乃泣涕雨下上不覺感動且欲得其心乃解所御珠袍并以金盆賜焉藥師感泣出諭其下曰此非我功汝等力也多寡當共之因剪金盆人均一片於是群小不慮其詐交口譽之以誤上聽始常軍本謂之怨軍在虜中反覆者而我初不知其詳及來歸我其徒深虞我疑之也是以每言及天祚則人人未



嘗不變色曰此某等故主也使主在豈敢遽降南朝及故主已亡誓不投女真所以歸投南朝爾上聞是深慮天祚尚在繫燕人心恐一旦復出則常勝軍必解體散從天祚故有此喻竇輔佐大臣不能遠思上誤聖朝者此也藥師遂以檢校少保副安中焉然上下政令實出藥師安中但効平時態諂事之驕藥師者此也我又傾意以加之凡良械精仗莫不以往謂若須馬則盡括內官馬委與之藥師揀馬之法作泥濼半里使人不啣轡而馳馬能過則為良馬不然則又退又選大率類此又遣部下商販諸路舟車遍矣又聚天祚昔工作之人為奇巧之物多以玉帶碼礮器撫金絲珍異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者及得其志自擅燕山一路有常勝五萬食糧軍鄉兵號三十萬中國雖有戎兵唯九千人無

能為也又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其左衽亦無如之何時人且比之安祿山因別築地都城增賜美人慰諭令來朝藥師辭以故不至於是罷安中召之還伯氏因薦蔡靖以代之靖有胷襟至則開懷待藥師稍能抑其權藥師亦重靖然終不得其柄也宣和六年秋黼且罷貫復落致仕出撫河東欲接天祚上因令巡邊察藥師去就不然則拉之同來貫至燕境藥師以數騎出迓貫于易州界再拜帳下貫曰汝今為太尉視兩府與我等矣此禮何也藥師即曰太師父也藥師唯知拜父耳焉知其他貫遂釋然藥師又邀貫視師貫以數隊出郊野則略無人跡藥師乃下馬當貫前以旗一揮於是四山鐵騎耀日莫知其數貫衆皆失色歸而曰上謂藥師決能抗金人也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必反反亦中



郭藥師除檢校少保河北燕山府宣撫副使同知燕山府趙良嗣盧益還闕盧益正除兵部尚書趙良嗣除延康殿學士馬麟轉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二日癸未上以御筆付唐度令密察張毅去就上聞張毅叛金人以御筆付唐度曰金國自燕山遣人詣平州即日復回云張毅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闕鈔其車乘不敢進及問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虜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女真及四月二十七日報遣兵奪清化縣推監院鐵板等物觀此則毅之不歸女真明矣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為邊患雖未可明示約要須知撫諭卿可因人諭意然不洩毅方外連韓慶民等招誘遷閏等州以拒金國

成敗固未可知為我之計正當用卞莊刺虎之術坐觀其變以為後圖所慮貪功倖進輩苟希目前輕失女真所當深察遂令毅之婚家王倚者諭之毅遣張興佑來會度復奉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女真入關之前然其後朝廷累次計議女真終不見與張毅固嘗臣服金國用其爵號又嘗改為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彼此著誓甚重豈當首違况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平州者止緣女真處關中而毅外扼榆關又我以重兵壓其境且舊酋尚在是以彼姑函容今女真既已出關他日若自中興府或東京之西討伐平州則蕞爾之州恐未易當况我師既已解嚴首又復狼狽如此秋深女真歸正是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措為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為後圖然聞毅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



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可憫諱選其才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密諭毅意許之世襲節度因佐韓以上意語之未行間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毅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聚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為我疆之患要須經畫為善後之計議者四軍林牙以嘗為我敵雖欲翻然寧不畏倘張毅久欲歸附以故許不逮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勅詹度密遣人誘致令率眾內附當厚以金爵畀之四日乙酉檢校少保奉武軍節度使同燕山府路安撫使馬步軍副都總管郭藥師檢校少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八

政宣上帙十八

起宣和五年六月五日丙戌盡十二月三日壬午

五日丙戌張毅詣宣撫司納土狀曰權管朔平州節度使兼諸軍都統張毅狀自女真深入北朝皇帝西狩不返諸路寇兵充斥道途塞絕當道無所依託承大朝累遣人賞到文字招諭尋奉表款附復蒙降到勅赦并處置宣命適值女真襲下燕城遠近震懼當道地隔力弱姑務應從以緩攻侵圖安境土燕城本中國舊地雖為賊有巢穴尚遙固無久駐之勢况與大朝要約遂議割分賊恃虎狼之強其雲中富家巨室悉被驅虜止留空土以塞前盟大朝亦非得已旋以假道當界寬容之聲盈于道路是用不忍與州人共議僉曰宜抗賊命以



全生靈若許東遷是亦資虜即調發丁壯繕甲兵鋤賊徒以活生靈區區之志必已聞之近知賊衆已過居庸大朝必措置屯守使回路仍念安土重遷者人之常情况萬家流離祝奠無主雖居近地猶謂出鄉使復父母之邦是成終始之義一則為大朝守圉之計二則快流民歸國之心固無他求乞修舊款應西來職官百姓已分路津發過界去訖今差統府掌書鴻臚少卿張鈞將作監參謀軍事張鞏名固謹詣安撫使司納土歸朝詹度得狀不敢受而以聞密奏據覺狀當遷之人在平灤者皆欲求歸已分路遣之過界緣東遷之人田宅悉為常勝軍所有無宿食之地若坐入燕城其勢必張懼為金人所知己語鼓無遽遂以張鈞送宣撫司先是張鼓叛金人用李石謀殺左企弓等以燕人歸宋聞朝廷令

詹度密諭之意又得朝廷撫納燕人之報大喜遂納土來歸拜鼓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甫趙仁彥張鈞張鞏名固皆除徽猷閣待制 史愿止遼錄曰張鼓之拒金人也外則送款於大宋通好于蕭幹而緩急求援內則奉天祚畫像舉事白而後行詐遣人奉迎以圖興復有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嘗被虜後緣張鼓放歸恐金人來捕意欲大宋與金人變盟則隨後來取之不發總見王安中為游說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百餘里帶甲十餘萬張鼓文武全材足以禦金人制藥師幸招致之不然則復恐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並為我患燕山豈得而安安中入其語深以為然勸朝廷納之有臣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差官伴



送李安弼等賫奏赴闕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又有延康殿學士提舉大一宮趙敏修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自海島蕭太后詔令歸俗乘驛騎赴闕將復用以次平州聞金人已下燕土越境歸朝在京師賜第有母國夫人邢氏等骨肉亦自平州歸三人旦夕出入王黼蔡攸府第議事朝廷遂信其說通平州納燕人豈偶然哉良有以也

九日庠子收復全燕一行官吏將士推恩

宣撫司收復撫定全燕一行官吏將士等宜有優恩以酬勞効述古殿直學士宣奉大夫參謀官劉豁除延康殿學士更轉一官顯謨閣直學士管機宜文字蔡術已除徽猷閣待制管機密文字蔡攸已除陞一職外

更轉階官二等大晟府典樂提舉秘書省道錄院管機密文字宣撫使司勳當公事馮舒與除待制更轉一官集英殿修撰參謀宇文黃中舊職係待制與遷一職直學士仍轉一官

金國主阿骨打殂于軍前 神麓記曰女真始祖指蒲出

自新羅奔至阿觸胡無所歸遂依完顏因而氏焉六十未娶是時酋豪以強凌弱無以制度指蒲劈木為寇如文契要教人舉債生息勤於耕種者遂致巨富若遇盜竊雞豚狗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條笞撻外陪償七倍法令嚴峻果斷不思由是遠近皆伏號為神明有隣寨鼻察異酋長姓結徒姑舟小名聖者貨有室女年四十餘尚未婚遂以牛馬財用農作之具嫁之于指蒲後女真眾酋結盟推為首領出訛辣魯姬其父業訛辣魯生



洋海生隨闊自幼習射採生長善騎射獵教人燒炭煉鐵剝木為器制造舟車種植五穀建造屋宇稍有上古之風猶是隣近每有不平皆詣所請遂號字董臣伏契丹三子長曰兀列次曰失侶幼曰烏執為字董生貨擺比之五祖迥然超羣由是契丹拜為寧江軍節度使呼曰太師生五子長曰劾闌乃粘罕次劾姑遜次劾里孛次蒲辣叔次揚割大師劾里孛生長子兀囉東第二子兀古達乃太祖大聖武元皇帝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三年甲午歲年四十七於寧江府拜天冊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改收國三年天輔六年共在位九年創業艱難未嘗少息至燕京入內見大殿搖動出於城東柴村建塞不旬日病殂年五十五以白礬大鹽淹歸阿觸胡御寨葬之後遷於墳

山號曰泰陵 松漠記聞曰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子第六子曰蒲路虎為充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禰本側室所生為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曰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為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自固禰以下皆為奴婢 神麓記曰太祖九子正室生第三子聖果名宗俊乃尊第七子列蒲陽虎名宗朝繼室生元帥二太子名宗傑第六子宗雋庶長子宗幹乃亮賢妃生元帥三太子宗堯乃褒德妃生元帥四太子兀朮名宗弼八太子阿魯第九子阿魯字山 第要曰阿骨打有子十餘人今記其八一日



阿補二曰室曷父三曰設梁虎正室四曰窩里

孛兩冠呼作二太子五曰窩里嗚三人呼作太子六曰兀木人呼作四

子七曰窩里混號自任郎君八曰阿魯保邢金國太

祖實錄曰太子生於遼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寓

止為編額部人後因以為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

以鑛鐵為國號鑛鐵雖堅則中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為

真實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天輔七年八月乙未終于部

堵濼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三后三妃十有六子

阿骨打既殂于軍前粘罕等遙尊其弟吳乞買為帝 阿

骨打有親征之行也留親弟吳乞買名晟權知軍國事

是年夏阿骨打病死粘罕等遙推吳乞買為大金國皇

帝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

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欲交割我朔武蔚三州而國主告殂

不及取三州而去

金人軍馬來平州張穀拒退之

金人闔母國王軍二十餘騎來聞平州事作前來問罪

先入營州張穀發兵拒戰闔母以軍少不敵不交鋒退

歸大書州門曰夏熱且去秋涼復來穀遂聲言戰敗金

人殺傷甚眾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宣撫司厚以銀絹

告報賞其軍

七月七日戊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

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保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

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觀副使直睿思殿

充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譚稹授起復檢校少

保

十月辛酉太師兼領樞密院事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徐豫國公童貫致仕拜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譚稹為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

幹離不圖平州張鼓走所賜詔書盡為金人所得是月宣撫司賫銀絹數萬前去犒賞朝廷命李安弼并張鼓弟賈詔勅前去平州鼓聞之喜率官吏郊迎不意金人謀知之率千騎襲破鼓挺身走不及入城遂問道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携詔往投之而鼓之母妻已為金人所戮金人得詔勅由是大怒而憾我矣張鼓至燕山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幹離不遂圖平州節副衛甫參謀趙仁彥張鈞棄城領麾下數十人將帶官庫珠玉珍貨等燕京四散藏匿獨張勳名固與軍民死守

十九日庚午文武官僚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三奉表請上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成文武睿明皇帝御筆批答不允二十八日己卯陝西河東北路宣撫使童貫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蔡攸等少保淮南節度使知燕山府王安中資政殿學士同知燕山府詹度檢校少傅武泰軍節度使同知燕山府郭藥師等據偽永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張言中等及舉人道僧耆老百姓共五千五百一十人狀乞上尊號詔不允

八月十五日甲寅宣撫奏大破蕭幹於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及契丹塗金印初蕭后東走也蕭幹留奚王府僭號大奚國神聖皇帝改元天阜時奚人饑幹以闕食六月領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彛仁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貫自京師移文王



安中詹度郭藥師即責之已而王安中命郭藥師大破其眾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之家悉為常勝軍所得招矣勃海漢軍五千餘人宣撫司奏夔離不帥眾犯順八月十五日大戰峯山至擒偽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王黼於是受賀奏告之議矣宣和錄曰太傅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夔離不率眾出犯景蕝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於峯山遇王師大捷斬獲三級生擒偽阿魯大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眾獲耶律德光偽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數十輜重器甲牛馬生口不可勝計及進兵撫諭招燕州令服從金國訖

九月六日乙巳御明堂集英殿大宴御手親製宮花撲頭賜太傅王黼

知河間府蔡靖同知燕山府與詹度兩易其地

先是六月中御筆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詹度之上稱御筆所書有序不易藥師不從兼常勝軍橫甚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屢聞朝廷恐交惡日深故有是命

幹離不攻破平州來索張鼓下軍中縊之函其首與之

亡遼錄曰二太子攻破平州知張鼓為郭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差人移文索取即具申稟朝廷累奉、道君皇帝詔不令發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若不與則無以塞責不得已而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二太子復遣使索燕人之歸者宣撫司初荅以下都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揮根括發遣終歲之間使者四至而意在探軍數多寡倉庫虛實并密賫文字到燕中招諭



遼國文武官若復歸金國者於舊官上超轉三資依格  
 任用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換官窮困者如趙公巖趙公  
 倫姚企望越境逃走去北征紀實曰張鼓者燕地之  
 豪傑也素領營平二州方天祚竄陰山國亂無主人生  
 向背鼓取天祚像掛之廳事呼二州父老喻之曰女真  
 吾讎也豈可從又指其像曰此非乃主乎安可忘背當  
 相約以死焉必不得已歸中國未晚燕人尚義故皆從  
 之然鼓間遣人通中國二帥遠奏以捷隨克平燕山牌  
 來亦曰收復營平二州其後金人入燕而鼓使不至又  
 止大率如此金人入燕山鼓不得已亦遣人詣降金人  
 亦封爵之其後金酋病率軍西北出居庸關往鴛鴦泊  
 白水泊將經營天祚其輜重則盡由東北出松亭關將  
 歸國其道由營其金人所虜職官富戶皆哀訴鼓為之

主鼓因乘間誘擒遼人之大臣如左企弓革數之以國  
 亂不能輔佐又不死守反從仇賊且劫從燕人等罪皆  
 殺之曉示燕人一行但留馬外盡放令復業各歸其所  
 至於儀物盡毀去玉帛皆有之金人無一得脫者然金  
 酋適死其喪未歸故未能治也鼓既與金人梅譽乃謀  
 復降中國因函遣遼人之大臣李石者來既至燕山見  
 王安中安中為遣詣闕下因密奏丐納之李石者後乃  
李汝弼也  
 待制奉朝請其人頗照定有論議後金人既寒盟獨李  
 汝弼甚有懼色曰朝廷頃着意關防頃得金人其術定  
 是一面舉兵一面和議使我失措如是者三四時往  
 終滅大遼矣時將相皆為惘然不能詢訪也  
 返締密外廷罕知其詳然識者已深為之懼矣獨趙良  
 嗣者抗章論列國家新與女真盟况女真方強不可失  
 其懼乞斬李石以徇上大怒而黼既專以計議自為功  
 故指良嗣以為二帥之黨意欲壞成約也故良嗣陰亦



得罪初結約甚固密及中國見金人之不顧也謂果不能治上每曰金人必不能立國矣故結約事寢張毅既得中國助適中其所欲俄復遣李石同其弟來我乃以平州為泰寧軍封毅節度使遣人以泰寧軍牌及勅書及毅之誥命詔書與之毅大喜乃親提兵遠出拜迎不虞金人皆謀知之忽舉大兵徑以掩毅毅不克入平州因來奔燕山而我之勅書誥命皆為金人所得始毅之母妻家屬皆寓營州及金人破營州先得其母妻等而毅之弟初還毅走燕山也纔一夕間已得其母遂亟奔金人然懷中所携上御筆金花牋手詔賜毅者用是又為金人所得故其後執以藉口者此爾金人圍平州日夕攻擊平州因奉毅之從弟及姪以守我但悚視而莫敢救也金人又移檄曰中國既盟矣我來討叛臣當餉

我糧又不得已因運糧以給之平州既不降幹離不者以十萬大兵時攻時守踰半年率我餽餉平州食既盡但遺數十人因潰圍而走終不降金人金人既平營藥三州始來李毅曰我討叛臣城破今不見走在南朝當還我朝廷命安中諱之其索既急又命斬一人似毅者是時大兵尚駐未散俄又索云此非毅也實係某人毅自藏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明日舉兵自取之中國既急且懼乃議斬毅矣密旨既下安中安中數其過逼之行刑毅語殊不遜而死因傳首金人燕之降將與常勝軍上下皆為之泣藥師顯語人曰若來要藥師且奈何遼東有顯州者虜之名郡也去金人窠穴所謂阿脂川頗近金人初欲徙國藉燕所得臣民儀物立都於顯州而已初未敢有意窺中原及覺邀其輜重儀物且得



中原與敵詔詰等始怨謂違盟因生不遜志即揚言曰中國與大遼誓好久一旦滅之我如何哉今設盟纔罷誘張鼓毀我儀物等使我立國不當要當取中國法物儀仗來立我國爾時用事者無不備知而終莫之慮可痛心云汪藻謀夏錄張鼓走至燕山匿姓名隱於郭藥師軍中金人以謀疏我之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措置方使行刑鼓出言大不遜遂逼斬之函鼓首以送自此張金徽亦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十月六日乙酉中書省言耶律延禧偽尊號天祚内外文字不合稱呼奉聖旨令禁止

十一月十八日丁卯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安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傅起復檢校少保太尉武信軍節度使充上清寶錄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充河北河東路燕山府宣撫使譚稹起復檢校少傅檢校太傅集慶軍節度使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授太尉  
十二月三日壬午御筆趙良嗣特與支節度使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九

政宣上帙十九

起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盡十二月十七日庚

申

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金人訃書至報其國主殂為輟朝五日 宣和錄曰皇帝為大金主卒于內東門別次成服

金人遣國信大使奚人副謨古副使漢人李簡來 宣和

錄曰遣留使 茹齋自叙曰謝登寶位使阿骨打自燕

歸國死于半塗吳乞買嗣立故遣使來謝差張璠充大

使差馬擴名充副使至燕山又進至薊州接見大使富

謨古副使李簡謀夏錄曰阿骨打死吳乞買嗣立朝廷

遣使弔祭故復遣使也



河間府詹度得蕭幹首獻于朝 先是蕭幹敗于峯山其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弟白得哥殺之傳首河間府詹度上之于朝

十四日癸亥獲耶律氏寶檢金印及得夔離不首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 詔曰屬者虜政暴荒天用剝絕其國朕誕膺帝命克紹先猷取亂侮亡恢復疆土施大澤於燕雲之人舊俗來歸如水就下霈然莫之能禦獨偽四軍大王夔離不悖眾逆命前年首犯王師於白溝繼復旅拒燕城旋命偏師攻于廣陽之北敢干天之紀擅即偽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襲虜正統去年輒率其旅若林出寇景薊痛毒醜類矯誣神人罪不容誅爰飭六師大敗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惟予克相上帝以遏亂略皇天助順宗祐垂休有此駿功朕敢

專享

朕一云豈朕之武

可擇日遣官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

賀夔離不首級依典禮送太社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十九日戊寅大金賀正旦使盧州管內觀察使觀享堇高居慶副使太中大夫守大理寺卿楊並辭于紫宸殿

馬擴

名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事

芴齋自叙曰擴名至

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中事是時已授常勝軍田約來年夏成罷請受僕因言燕地新邊必知所以治之序首當繕籬落次招撫歸民又次當置弓箭手最後授常勝軍請受尤宜款緩待其闢田就緒乃可罷也僕初入燕諸路正兵有十五餘萬重宣撫帶還外尚有八九萬人選三萬備戰尚五六萬除諸處占破外可以入役者三萬人離而為四又於諸處雇募萬人每城得二萬餘人齊舉粘葉薊景檀順四州每州計雇工不過五萬緡更以



五萬緡充犒設通用四十萬緡一月可以就緒邊固則土疆可守人心自然安處易於緩撫此繕籬落乃為最也燕地自女真人入關軍民士庶往往逃竄山谷間宜招誘寬卹使之歸業此招軍民為次也燕中自罹兵火田地荒曠招置弓箭手如陝西新邊法許諸色有武勇少壯人役充每戶給田二頃五十畝官給耕牛戰馬種子分官統隸不惟荒田得耕兼籍兵威守邊壓服新附人心此置弓箭手又其次也常勝軍見諸錢糧亦不宜遽罷使无所戀將契丹自來特留放牧牛閑田分授與常勝軍依倣弓箭手法官給耕牛種子俟三兩歲耕墾有成漸次減罷請受則无侵奪民田之患外有開墾之功候塞外寧息議減戍兵此治燕至要也安中云今已授常勝軍田見患侵奪民土又天荒曠土皆為所占无復

措畫如公所論正妙惜乎後時也

三月譚稹奏置義勝軍

譚稹初至燕山聞常勝軍恣橫

藥師輩不為約束稹慮生事奏朝廷乞於河東軍別創一軍分作權勢如雲朔之人以五萬為率屯於州縣要徑處號為義勝軍令李嗣本耿守忠為帥欲俾常勝軍有所畏懼朝廷從之既而嗣本守忠選歸朝人中少壯者籍其姓名其月糧衣賜陪于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往潛來投附郭藥師等猶懼其亡皆令再涅其面常勝軍大怨人人思亂矣

閏二月庚辰大傅王黼奏所俘上玉檢偽寶乞宣付秘書

省大傅王黼奏耶律氏自向保機盜據北土因五季之

微以強天下藝祖志在恢復而日不暇給累聖紹休專以柔馭至慶歷中遂敢忤天之命妄以關南縣邑為請



至有輕視中原之心仁宗皇帝為特添歲幣乃敢要盟別立要約使軍車旁午來易誓文至詞盡理窮方少聽命誓書所著必欲本朝具言別納金繒之議用代賦稅之數是時中國威靈可謂屈矣仰惟陛下天錫勇智師不逾時兵不血刃盡復燕雲境土如指諸掌夔離不傳首之後既俘石晉所上玉檢又獲其偽寶今者疆圉之臣復以慶歷誓書來上垂宗廟之休快祖宗之憤伏望宣付秘書許率百僚拜表稱賀所有慶歷誓書國書乞藏之寶文閣以示无窮從之

四月幹離不遣使來宣撫司求所許借糧是時二太子來討張穀自軍遣使來求宣撫司所許借者粟二十萬斛禎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自宣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來人云去年四月間南使趙直閣已許

矣禎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終不之允遂遣使回

二十一日戊申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司使如燕山府王安中奏府西香山寺在府天寧壽觀吳延壽寺甘露降奉聖旨許拜表稱賀

五月二十七日癸卯金國大使辰州管內都孛革富謨古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到國間差黃潛善王宗澣充館伴馬擴名罷送伴前去宣撫司 郊齋自叙曰擴名既授命復至太原見童貫問僕燕中事宜僕以常勝軍授田利害所答王安中治燕次序之語一一白之童驚因云吾竊慮常勝軍將來為患欲與削了如何僕答如某至愚亦知常勝軍他日必為患然而自今女真顧慮未敢輒肆舉者蓋忌此項軍也若遽銷之則不惟金人窺覘兼此軍即便起變是自引惹莫若因而用之貫云其實安



在僕答曰今藥師之衆止是三萬餘人多是馬軍武勇太師誠能陝西南河東河北三路選摘精銳馬步十萬人分為三邊擇有智勇器識可及藥師者三分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師對營相制一駐於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于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臨使藥師之衆進有所制退有所忌則金人雖肆他意豈易敢前貫云甚好但十萬人不易饋那我當有措畫貫曰國家對威但皆自延慶之適倘當時再起种師道提許多西兵舉事却不至如此誤國家大事每竊歎恨後乃置四總管罷王安中而用蔡靖也

八月金人復取蔚州殺守臣陳翊及陷飛狐靈丘兩縣先是金人逐天祚入夾山遂陷雲中府所有管內州郡皆來拜降及移軍燕山知朔州節度使韓正應州節度

使蘇京蔚州土豪陳翊等爭叛金人納土歸大宋後粘罕幹離不分遣軍馬逐去蘇京孫團練取蔚州殺陳翊復取上件州郡又陷飛狐靈丘兩縣絕交割山後之意又以牒來責我納叛人張穀拘收戶口職官及不付所許糧二十萬朝廷知其非遂議罷譚稹矣

九日癸丑譚稹落太尉罷宣撫使敗順昌軍節度使副太師徐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先是譚稹至山西與童貫議論不合喜事邊幅怯懦无謀金人既以張穀怨朝廷稹用人復乖刺且所許二十萬斛糧米不以給之金人怨欲敗盟入寇童貫落致仕復拜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敗稹順昌軍節度副使北征紀實曰譚稹者亦巨璫也初無異能但梁師成黨童貫致仕故師成黼引稹以為河東



宣撫副使實代貫專俾交割山後雲中府其地武應蔚諸州者直我河東路與代州對境皆多要害金人實不與我但浮沉其辭如我使人二三昧利精寵使朝廷日夜益生希覬然金人實不與我也及禎出師至太原經營山後會是時金酋阿骨打死于白水泊以喪歸國其守國之弟吳乞買立俄粘罕亦暫歸矧其國初立未暇撫治山後故朔應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降日朔寧軍遣河東將李嗣本以兵戍烏又運芻糧玉帛以餉之事曾未訖是冬粘罕歸雲中因來治此於是虜將率及以歸金人金人亦以兵至嗣本大敗狼狽僅脫朔應蔚乃復歸金人禎但坐視束手徒搜珍異珠玉以自入久之事不成怯弱退敗尤玷中國威靈上悵然不樂而二帥復得入言罷禎歸後迺以太原張孝純為宣

撫副使焉 政和間有北伐之議上遣內侍譚稹銜命河北河東諸帥訪其用兵可否真定府安撫使洪中孚荅稹以為不可稹遽奏以老耄罷之行下中孚令具的實利害中孚遂具奏曰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臣洪中孚今月十二日準御筆以臣議論以復燕雲故疆與諸帥臣異同仰其的確利害聞奏臣恭依聖訓條具如後一臣前奏政和三年可大舉者正以朝廷歲賜幾百年皆積燕山暨山前後州糧糗頗豐編祇富盛庶幾有玉帛糧艸人民可因獲擴名土地之實而謀臣不於此時建策今日徒餘空城機會已失不可復舉諸路帥臣皆不知兵餉而質燕雲不根之語云我本漢人陷於塗炭朝廷不加拯救無路自歸何啻大旱之望雲霓若興帛民偏師不獨簞食壺漿當以香花樓



子界首迎接也臣久歷邊鄙粗知虜情此乃遊手之人不能自存者覬覦南歸竊其爵祿實非大姓之言臣契勘維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縣等官無非漢兒學誦書識字者必取富貴豈不知國家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貴要途燕雲數州學究安能一一據有此士人無歸意也饘粥粗給者必連姻戚里而劉六符相虜疾且篤耶律洪基臨問遣言燕雲實大遠根本之地願結民心無使萌南思也洪基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省徭役薄賦歛洪基深嘉納之遂減稅賦三分之一兩地供輸者皆知之以人情揆之豈肯捨姻婭而就重歛哉此大姓無歸意也其香花樓子之語果可憑乎一積委不厚兵家所忌臣稽攷朔部河東糧州若用武不免添屯粗給半年如平山前後州傾朝廷帑藏不足以被一歲

第不知獻謀者以何策贍其後一承平日久兵驕將惰動輒糜潰而欲已無紀律驕兵伐人之國何似緣木求魚萬舉萬敗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國喪師而貽患于將來也一權貴以侈麗自矜而賤節義海宇匱乏小雅盡廢四維不張方且虞人乘我何暇謀人臣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內修文德外謹邊鄙思患預防以備不虞竊勿輕忽以取不可測之禍重念祖宗積累二百年太平之基以宗廟為念福此黔黎萬萬幸甚臣蒙國厚恩雖粉骨碎身未足報稱苟有聞見豈敢貪默以避黜責迎合權臣上罔陛下為苟容計以危社稷若謀臣必欲收復燕雲故疆臣雖萬死不敢恭奉詔旨伏望陛下誅臣以謝謀臣專委經營收復庶幾他日誅誤國者以謝天下而不得幸免也臣闇昧不燭事



機愚衷所激義不顧身語言抵逆上齟天威以筭斧鉞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謹奏 北征紀錄曰政和之間  
臣僚贊北伐者自薛嗣昌始唱成其事自侯益始又上  
嘗遣巨璫譚稹銜命河北河東諸帥訪其用兵可否當  
是時侍從之臣往往能守正或以是被罷守正者如韓  
粹彥者是也上怒張杲拒董才事悞董才後賜姓名趙訓得罪政  
命粹彥守中山而粹彥當陞辭對上曰國家之大奄有  
四海安用是一彈丸土上亦不之罪被罷者若洪中孚  
張冕之徒是也中孚荅稹以不可又以故時內臣禮待  
之蔑視稹遽以老耄罷張冕為保州通判以為遼人之  
勢雖素為女真所挫然上下未叛其國尚立保州極邊  
皆備詳之但邊帥往往迎合探報不實多禁點事端以  
悞聞聽遂得罪自餘亦罕有唱和者獨嗣昌累帥太原

河朔於謀人之辭往往潤色以希禁密意每陞對論北  
事輒請興師多至涕泣後以刑部尚書因上殿劄子指  
定刑名遂被黜北師未興時已先死然嗣昌每事猶關  
白宰相其侯益者一切出童貫之指但入奏內侍省造  
端之罪莫甚於此

十八日壬戌大赦天下 門下禁暴者以不殺為武本仁  
義以行師域民者以博愛為公兼威懷而示德朕紹承  
丕緒統御庶邦誕保受民昭上帝溥將之命克篤前烈  
恢前人燕翼之謀興念燕雲久淪胡虜故家望族散依  
四貉之首廣谷大川阻隸九畿之籍寢移窠穴竊據封  
圻方藝祖肇基寔軫恤民之慮逮神考嗣服深惟復古  
之圖欲成繼代之勲必因天時之利蠢茲戎醜輒替世  
盟既種落之內訌復神人之共憤惟春秋以王者大一



統方隆廣覆之恩而要荒知中國有至仁咸起來蘇之望整我師旅徹彼土疆箕畢收威見天心之助順壺漿載道知人意之樂從未閱再暮悉平兩路崗巒靡迤東踰碣石之封亭障騫翔西軼榆溪之阻分州畫壘興教厚民拯百年塗炭之餘咸躋壽域還五政衣冠之舊復觀華風一新象緯之清明王變群情之闔澤自今以始永綏夷夏之寧與物為春均霑遐邇之澤可大赦天下於戲兼弱攻昧闢土宇以咨章發政施仁浹海隅而不冒咨爾有衆咸體朕懷

九月十八日壬辰秘書省秘書郎賀允中充大金皇帝賀正旦國信使

二十七日庚午祠部員外郎王昂充接待大金國賀正旦人使

十一月三日丙子太傅楚國公王黼致仕仍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御筆王黼陳乞致仕其應恩數人從朝謁禮數等一切並依蔡京例施行仍給節度使俸童貫遣保州廉訪使者馬擴名岳州觀察使辛興宗入雲中見粘罕交割雲中使菲齋自叙曰擴名將行童貫呼李宗振辛興宗

企宗永宗孫湮姚友仲杜常蘭整泊僕十數人環列以金盃酌酒第飲貫曰山前任帥非材已生弊病今割得山後擇帥非細事爾等各舉所知宗振等自陝西六路河東北諸路武臣遍稱舉之貫皆搖手云此太平地分可作邊帥也若新邊須得一文武兼通智勇公廉識諸國人情者然後可用非吾馬宣事不可也如公鎮守雲中用幾何軍馬僕曰當用三萬人貫曰國家闕乏尚可損否僕曰至微非二萬人不可若雲中屯萬人則萬人分



諸處已少矣貫曰二萬人則可辦每歲當以三百萬緡資軍凡有辟用人材當一一依從如此幾年可以成就僕曰一年則費力二年則省力三年即得力矣

三十日癸卯馬攔名至雲中兀室不見而回 莽齋自叙

日月未抵雲中是時粘罕歸國謀南侵留兀室權元帥邊人來令使人叅拜僕辯論久之兀室使高慶裔來云二觀察既不肯拜不敢固必亦不敢相見山後地土切緣相國暫停此中不敢專擅兼貴朝收了燕山逃去職官誓書所在各不得收納叛亡貴朝已先失約山後土地雖係所許難以便行交割僕答職官富民逃歸乃張穀之罪本朝已斬穀首函送職官富民見行搜刷遣發即非納收叛亡如貴朝言定山後更別無經畧及至先交了蔚州却縱軍馬取奪本朝不敢占護恐致分爭朝

廷已責譚稹再委童太師此望相照早得交割了當使兩界生靈安堵今若輕信羣下之言則兩朝和好大事何時是了慶裔曰前日人言蔚州有賊兵本朝已發軍馬去剪除却得貴朝宣撫司文牒遂且縱放教歸今來山後地土已是許了到頭翻悔不得只是貴朝驕名篤誓好無相惱觸女真汝家純實必無相誤處前來累有文面去將職官戶民早發過來便是交割

十二月馬攔名自雲中還至太原府 莽齋自叙曰十二

月上旬還到太原府童貫詢境上所見對以金人編墁漢兒鄉兵增戍飛狐靈丘每以張穀為言邀索所失官戶觀其舉措甚有藏蓄願太師速營邊備移陝右兵助郭藥師以防金人不測入寇不可忽也貫云他國內人心未附豈敢如此我當親到燕山措置常勝軍及制置



河北諸帥兵便也敢來時亦不失事  
十七日庚申盧益子久館伴大金國賀正旦人使令先次  
上殿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

政宣上帙二十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盡其日

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詔差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  
郎許元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  
西路廉訪使者童緒副之 管押禮物官鍾邦直宣和乙  
巳奉使行程錄曰金人既滅契丹遂與我為敵國依契  
丹舊例以講和好每歲遣使除正旦生辰兩番永為常  
例外非泛慶弔別論也甲辰年阿骨打忽身死其弟吳  
乞買嗣立差許元宗充奉使賀登位並閱故奉使契丹  
條例案牘參詳增減遵守以行兼行人所須皆在京諸  
司百局應辦纖悉備具無一闕者盡祖宗舊制也隨行  
三節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除副外計八十人都



輻一醫一隨行指使一譯語指使二禮物祇應二引接祇應三書表司二習馭直二職員二小底二親屬二龍衛虞侯六宣撫司十將一察視二節級二翰林司二儀鸞司一太官局二馳務二槽頭一教駿三後苑作匠一鞍轡庫子虎翼兵士五宣武兵士三十冗杖則有雜載車三雜載馳十粗細馬十二禮物則有御馬三塗金銀作鞍轡副之象牙玳瑁鞍各一塗金平級八角銀酒斛二隻蓋杓金塗金平級八角銀瓶十隻蓋金塗金大渾銀香獅三座金著色綉衣三襲果子十小籠蜜箭十甕子茶三斤於乙巳年春正月戊戌陞辭翌日發行至當年秋八月甲辰回程到闕其行程本朝界內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更不詳叙今起自白溝契丹舊界止於虜庭冒雜納鉢三千一百二十里計三十九程第二

程至涿州郡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為契丹南寨邊城樓壁僅存及郭藥師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謂之范陽城第二程至良鄉縣隸燕山府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煥然一新漸次歸業者數十家離縣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燕人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度歲以為常近年都水監輒於此壘兩岬造浮梁建龍祠宮舍彷彿如黎陽三山制度以快耳目今觀費錢無慮數百萬緡第四程至燕山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取其陰幽肅殺之義杜牧言之略矣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潯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路北虜



建為南京析津府壬寅年冬金人之師過居庸關契丹棄城而遁金人以朝廷嘗遣使海上約許增歲幣以遷徙者尋皆歸業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康衢街陌皆有修理州宅用契丹舊內壯麗夔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錦綉組綺精絕天下膏腴蔬菘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求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則方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未割棄已前其中人與夷狄閏勝負不相當城後遠望數十里間燕然一帶回還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文司明四鎮皆不及也癸卯年春歸我版圖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永清城周圍二十七里樓壁共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開八門第五程至潞州是歲燕山大飢父母食其子至

有肩死死挿紙標于市人售以為食錢糧金帛率以供常勝軍帥之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飢死者十七八人上下相蒙上弗聞之宣撫使王安中方獻羨餘四十萬緡為自安計後奉朝廷令度支漕太倉糶米五十萬石自京汭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贍燕軍回程至此已見舳艫銜尾艤方艘於水潞河在縣東半里許曹操征烏丸蹋頓袁尚等鑿渠自滹沱由泆水入潞河即此地第七程至三河縣後唐趙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即此第八程至玉田縣縣之東北去景州一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劫擄每邊人告急宣撫使王安中則戒之曰莫生事四月之內凡三來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安中輒創新築此縣改為涇州第十程至虜界清州出韓城鎮東行十里至金人所立新



地界並無濇塹唯以兩小津堠高三尺許其兩界地東西濇約一里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閱牒虜界備車馬人夫以待虜中亦如期差伴使副於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賚國信使副門狀過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於例三請方上馬各於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舉鞭虛揖如儀以次行焉四十里至清州會食言相勞問州元是石城縣金人新改是名以兵火之後居民方百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用粟鈔以匕別置粥一盂鈔以小杓與飯同下好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血臟瀹羹芼以韭萊穢污不可向口虜人嗜之器無陶埴唯以木利為盂椌槩以漆以貯食物自此以東

每遇館頓或宿程其供應人並於所至處旋於居民漢兒內選衣服鮮明者為之每遇迎送我使則給銀牌入而行人館于州宅右屋十數楹庭有大木數十株枯腐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門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峙立州後若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而前人謂地當營室故名曰營州第十四程至濇州離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並無堡障但存遺址有居民三四家登高回望東自竭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小路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來才數十里則山童水濁地皆瘠鹵彌望黃茅白草



莫知巨極豈天設此限華夷也夷狄自古為寇則多自雲中雁門未嘗有自漁陽上谷而至昔者自石晉割棄契丹以此控制我朝第以社稷威靈祖宗功德保守信誓而禽獸無得以肆其毒爾前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倍以買幽薊五州之地而平灤營三州不預其數是五關我得其三而金人得其二也愚以謂天下視燕人視北門失幽薊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為喉襟無五關則幽燕不可守五關雖得其三縱藥師不叛而邊患亦終無寧歲也北來言者論例當時主議大臣有云以營平檀灤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蜂蝎遷窠虎兕出檻蓋指此也出榆關以東山川風物與中原殊異所謂州者當契丹全盛時但王城存居數千里百家及官舍三數椽不及中朝一小鎮強名為州經大

兵之後愈更蕭然自茲以東類皆如此第十六程至習州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長城遺址宛然第二十程至錦州自出榆關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歐陽文忠叙胡嶠所說十三山即此第二十二程至顯州出榆關已東行南瀕海而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幽州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契丹兀欲葬于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今盡為金人毀掘第二十四程至梁魚務有河名曰遼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地如此遼河居其中隋唐征高麗路經由此第二十五程至沒咄字董寨沒咄小名董字漢語為官人第二十七程至興州自過遼河以東即古之遼東地金人方戰爭之際首得



遼東五十一州之地乃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也第二十八程至咸州未至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略備州守出迎禮儀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管笛琵琶方響箏笙篪篥大鼓拍板曲調與中朝一同但腰鼓下手大濶聲遂下而管色聲高韻多不合每拍聲後繼一小聲舞者六十七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觀也酒五行樂作迎歸館老幼夾觀填溢道路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賜酒果又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果子唯松子數顆胡法飲酒食肉不隨蓋下俟酒畢隨粥飯一發致前鋪蒲氍按地少羊唯猪鹿兔雁饅頭炊餅白熟胡餅之類最重油煮面食以蜜塗拌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設以極肥猪肉或脂濶切大片一小盤子虛裝架起間插青葱

三四莖名曰肉盤子非大宴不設人各攜以歸舍虜人每賜行人宴必以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以酒酣輒大言說金人之強控弦百萬無敵於天下使長折之曰宋有天下三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弱耶某銜命為遠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而大金皇帝止令大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罔也辭色俱厲虜人氣懾不復措一辭又賜宴畢例有謝表有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國語云蠻貊之邦表辭不當邦字請重換方肯持去使長正色而言曰書謂協和萬邦克勤于邦詩謂周雖舊邦論語謂之於他邦問人於他邦善人為邦一言興邦此皆邦字而中使何讀至誦此一句以相問也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曾讀書人理會中使無言虜人無答使長許元宗饒之樂平



人以前才被選為人醞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虜人頗壯之第二十九程至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耕種殆遍地宜糝黍乃金人破契丹國於所至處遷其民于此歲久安居東望大山虜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深處與高麗接界第三十二程至黃龍府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於此地即建為府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使撫問賜酒果賜宴如咸州制第三十二程至托撒孛堇寨寨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之時虜獲異國人則遷徙雜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鉄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黨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風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是知中國之被服先王之禮義

而夷狄亦以華言為証也第三十五程至如里閑孛堇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濶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數十株設行人幕帟于下虜人太師李靖居于是第三十六程至句孤孛堇寨寨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界八十里直至來流河行終日之內山無一寸木地不產泉人携水以行豈天以此限兩國也豺狼互相吞噬終為強者所併耳來流河二十餘步以舡渡又五里至句孤寨自北以東數處原隍間盡女真人更無異族無市井買賣不用錢唯以物相貿易第三十九程至館行三十里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相見如接伴禮虜中每差接伴館伴送伴客省使必於女真



渤海契丹內人物白哲詳緩能漢語者為之副使則選漢兒讀書者為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賜宴並無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唯茅舍二十餘間牆壁全密堂室如帝幕寢榻皆土牀鋪厚氈褥及錦綉貂鼠被大枕頭等以女真兵數十人佩刀執弓矢守護甚嚴去虜庭尚十里餘次日賜酒果至晚閤門使躬來說議約翌日赴虜庭朝見次日館伴副同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百家星羅碁布紛採錯雜不成倫次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便於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傘云近闕復北行百餘步有阜宿圍遠三數頃北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以宿門就龍臺下馬下行入宿圍西西設氈帳四座各歸帳歇定客省使副使相見就坐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

閤門使祇坐班引入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於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拊蹈訖使副上殿女真首領數百人班於西廂以次拜訖貴近者各百餘人上殿以次就座餘並退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以五彩彩間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雜以松栢枝以數人能為禽鳴者吟叫山木內建殿七間甚壯未結蓋以瓦仰鋪及泥補之以木為鵲吻及屋脊用木下鋪帷幕榜額曰乾元殿堦四尺高許堦前土壇方濶數丈名下龍墀兩廂旋結架小葦屋幕以青幕以坐三節人殿內以女真兵數十人分兩壁立各持長柄小骨朵以為儀衛日數千人興築已架屋數千百間未就規模亦甚侈也虜主所坐若今之講坐者施重茵頭裹皂頭巾帶後垂若今之僧伽帽者玉



束帶白皮鞋薄髯可三十七八許前施朱漆銀裝鍍金  
几案果碟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筯以象牙盞  
進名曰御厨宴所食物與前叙畧同但差精細而味和  
耳食餘頌以散三節人樂如前所叙但人數多至二百  
人云乃舊契丹教坊四部也每樂作必以十數人高歌  
以齊管色聲出衆樂之表此為異爾酒五行食畢各賜  
襲袍帶使副以玉餘人以金謝畢歸館次日有中使賜  
酒果復賜餼賜餼以絹帛充於副使次日詣虜庭赴花  
宴並如儀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  
獅豹刀牌研鼓踏踉蹠索上竿斗跳丸弄搥簸旗築球  
角抵閉雞雜劇等服色鮮明頗類中朝又有五六婦人  
塗丹粉艷衣立於百戲後各持兩鏡高下其手鏡光閃

爍如祠廟所畫電母此為異爾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  
絹花各二十餘枝謝罷復坐酒三行歸館次日又有中  
使賜酒果復有貴臣就賜宴兼伴射於館內庭下設堦  
樂酒三行伴射貴臣館伴使副國信副離席就射三矢  
弓弩從便用勝負各有差就賜襲衣鞍馬是日虜人名  
王貴臣多微服隱稠人中以觀射次日朝辭如見時酒  
食畢就殿上請國書捧下殿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  
節人唯物帛各有差拜辭歸館鋪掛絲燈百十餘為芙  
蓉鵝雁之形蠟炬十數雜以弦管為堂上樂館伴使副  
過位召國信使副為惜別之會名曰換衣燈宴酒三行  
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常相聚唯勸酒食不敢  
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款不記廵以解為度皆舊例也次  
日回程起發至兀室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送使副



於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如來時至信州灤  
州同此回程在路更不再叙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  
具酒食亦為惜別之會亦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  
情意甚懇次早發行至界有幕次下馬而望我界旗幟  
甲馬車輿帝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樂作酒三行上馬  
復同送伴使副過我幕次作樂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  
界中彼此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為異  
日之記引接展辭狀舉鞭揖則各回馬背馬回顧少頃  
進數步躊躇為不忍別之狀如是者三乃行虜人情皆  
淒惻或揮淚吾人無也是行回程見虜中已轉糧發兵  
接跡而來移駐南邊而漢兒亦累累詳言其將入寇是  
時行人旦暮憂慮有質留之患偶幸生還既回關以前  
此有御筆指揮敢妄<sub>言</sub>邊事者流三千里賞錢三千貫不

以赦蔭減繇是無敢言者是秋八月初五日到關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

徐薤莘集

政宣上帙二十一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乙未盡二月

正月二十三日乙未聖旨王昂接伴大金國賀正旦使事不謹可特勒停

二十四日丙申金國賀正旦大使廬州管内觀察使孛董高居慶副使大夫守大理卿楊意入見于紫宸殿粘罕在雲中獲天祚以兵護歸國封海濱王遼國亡 亡遼錄曰

天祚即位禽荒失御諸部怨叛潛附阿姑打威稱兵以拒之天慶四年阿姑打會集女真諸部全裝軍馬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遽狀以聞



時天祚方慶州秋山射鹿聞之不介意仰北樞密院劄付東京兵馬都部彌司量遣渤海子弟一千人以海州刺史高仙壽充統領官應援寧江州遇女真軍於州東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東山射鹿聞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差守司空殿前都點檢蕭嗣先充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騎中京禁軍三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人賈庭等三百餘人以中京諸路都虞候安州防禦使崔公義充都管押侍衛控鶴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邢穎副之到幽州店駐兵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諸軍未及陣而為女真所敗骨肉輜械牛羊金帛悉皆棄於女真天祚自兩戰之敗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以漢軍二

十萬分路進討雜以番軍分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幹勃朶涑流河路都統以衛尉卿黨蘇壽吉副之黃龍府尹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以桂州觀察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葛溫咸州都路統以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祇候卿君詳穩司蕭阿姑好草峪都統以高州團練使張惟協副之自春涉夏盡為女真攻陷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率番漢十餘萬出長春樞密使蕭奉先充御營都統同知南面諸行營都部彌司事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先鋒軍餘分五路為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別遣殿前副都點檢蕭胡覩都姑克都統以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分路進兵與女真兵馬會契丹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御旗向西南出眾軍從而敗潰天祚



一日夜走三百里退保長春州是歲大宋遣羅選侯益等充生辰正旦使入國道路為賊所阻中京頓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夏國人皆稱皇叔燕王忠義且賢若付以東征是必樂為之用兼之遼民自渤海之叛渡遼避難而流落失所者甚衆於今若投收為軍上可以為國家下可以報私怨必能効死力天祚授燕王以諸路兵馬都元帥北宰相兼殿前都點檢蕭德恭副之永興宮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人始謂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誘三路富民依等弟進獻武勇軍馬二千人如董龐兇張閔羽者是也期會四路軍馬防秋天慶八年遇女真陣未交而怨軍先潰王與麾下五百餘騎退長泊漁務女真入新川州天祚幸

中京晝夜憂懼莫知所措多發間探潛令內庫三局提舉官打包諸玉珍玩等物五百餘袋揀御馬二千足入飛龍院餵養為備私謂左右曰今日苟能却強敵安宗社使吾終身不食亦足矣若女真必來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大朝為弟兄憂國為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唯恐軍民被害爾有識私相謂左右曰契丹必亡矣自古人主豈有委棄軍民而自為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如咸建薊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遼春靖泰五十餘州遂又陷遼東長春兩路天慶九年夏人攻金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阿保機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聖仙神坤儀三殿乾州則疑神疑福殿顯州則安元安聖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



盡發掘金銀珠玉器物保太元年余覩叛歸金國保太二年金人陷中京天祚幸燕聞餘覩為金人前鋒引導妻宿孛董騎兵掩至驚駭率衛兵五千騎西走雲中府應行宮內三局珍寶庫祖宗二百年所有珠玉金銀尺帛皮毛之類莫知其類盡為金人所掠導中衛兵稍稍引去天祚與諸王并長公主附馬諸子弟三百餘騎由石窟寺遁去過雲中城下留守蕭查刺以下接見有旨賊馬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十匹隨迤運入天德軍雲中外得土豪二百餘騎護衛趨漁陽領入夾山四部族衙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祚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幸廣平甸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雲中及陷雲中則奔夾山向以我

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全為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斥而不從遂率諸軍乘粘罕之歸出夾山下漁陽領取天德軍東勝寧遠雲內等州南下五州遇金人報粘罕遣戰於遼河水復潰遂奔山金司小胡虜密遣人報粘罕遣五百騎劫遷入雲中初見待頗有禮即降封海濱王差兵護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遼國亡矣遼國自太祖阿保機創業於其前太宗耶律德光恢擴於其後吞併諸蕃割據漢界南北開疆五千里分置南面漢官左右相參知政樞密院直學士主治漢事州縣中書門下共一省兼禮部有堂後主事守當官各一員尚書省併入樞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刑房承旨戶房廳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員北面契丹樞密院或知或簽書樞密



院事移離畢林牙如兵機差除錢穀部牧事等隸樞密院刑獄隸移離畢院主治番界部落又有南面都部司治諸番官院諸行宮都部司主管官院漢民建五京五計司如燕三司西轉運中度支上鹽鉄東戶部三路錢帛司長春遼西平州大藩府六黃龍興中奚王南北王府乙室王府節鎮州三十三平奉聖蔚聖朔豐雲中內宜錦顯震遼咸番薊復辰興同信長春慶饒驤祖川成萊懿龍化宜坤建秦高利歸亢高武安寧江刺史州七十觀察團練防禦使州八涿易檀順景薊營灤汗歸化武德陳勝寧邊遷濶温嚴降聖北安松山息通韓烏靖演祥雍新衛招燕海涿遼西海北安德點澤榆銀鉄保瀕山石靖集連淳康蕭賦吉文蘭拱安遠榆河銀蕭河清馬董五花振五下州二十三徽濠驪衡州

閻情澄金義遂昌豫圓富營康蕭里河茂麓宗縣二百餘如沙漠之北則置西北路都招討府與隗烏隗部族衛驢濟河統軍司倒捷嶺衙鎮撫韃韃蒙骨廸烈諸軍雲中路則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國燕山路則燕京都總管府侍衛馬步軍控制鶴都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刺司並隸總管府上京路則有諸軍都虞侯司奚王府大惕引司大國舅司太常衮司五院六院司省温司遼陽路則東京兵馬都部司契丹奚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都統軍司陽河詳穩司金吾營杓依司控扼高麗上京長春路則黃龍府兵馬都部司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鎮撫女真室韋諸部所在分



布諸番與漢軍咸此爪牙相制戎器之備戰馬之多前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嘗與中原抗衡曾無一日秋毫之警祖宗功業規摹可謂宏遠矣迨至天祚失御女真稱兵首尾攻戰十三年間舉國土崩瓦解古人有謂得之難而失之易者非虛言耳可不哀哉 茹齋自叙曰天祚駢韃靼衆三萬人騎乘粘罕歸國山後虛空直抵雲中府襲擊兀室率蔚應奉聖州雲中府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軍馬千餘騎伏於山谷間出韃靼軍之後韃靼潰亂大敗天祚南走兀室遣婁宿孛董以馬五百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朝為隨行僧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留隱當為女真所索等辱不可再辱莫若徑歸女真亦不失為王也天祚意決不進婁宿追及乃下馬跪迎天祚請北面拜降天祚從之

兀室遣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濱王置諸東海隅踰年而死松漠記聞曰女真浸逼中京中京即白雲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為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為兄弟國及向主使數徑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逃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勇甥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褻以藩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欲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衅泣諫之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惡不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



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  
跪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  
餘罪因捧觴而進遂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 北征紀  
實曰天祚者以老遼主之嫡孫立而淫亂且以有力聞  
因遊獵無度故上下皆不服以至滅國其竄入陰夾山  
也久之收集散亡勢亦少振故金人往來鴛鴦白水泊  
以重兵屯雲中備之然契丹之人漸歸金國故天祚不  
能出群小日夜為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乃間遣人  
誘之天祚者心素侈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亦願來歸  
始得一番僧者令賡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  
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  
知適欲其出是以不得願也及天祚許歸乃改書為詔  
示欲臣之且約來歸則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

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  
相接童貫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通之始金人每以力  
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出必得之蓋欲以絕其國人  
之望而天祚者適畏粘罕據雲中屯重兵此扼其前故  
不克出及約期之際忽報國相歸金國稟議以兀室代  
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亦坦然遂以宣和六年  
之冬末領契丹韃靼衆五萬人騎並携其后妃二子秦  
趙王及宗屬南來如履無人之境及總過雲中則兀室  
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粘罕適已回雲中故為其追  
襲以擊而天祚之衆大潰勢不得還且謂中國必不可  
仗也乃亟走小骨碌帳小骨碌帳者天德雲內間之一  
族帳舊臣屬遼人及天祚至小骨碌避正寢事之唯謹  
不以其失國虧其臣節始粘罕嘗以兵伐小骨碌矣然



或勝或負及天祚在是粘罕因自討之一舉殺小骨碌  
 盡破其族帳蕩然無遺種遂禽虜其后妃諸子宗屬獨  
 天祚逸去不見乃於朔州武州境上即時分兵每三十  
 里百騎頃刻布三百里以待之有以人馳駿馬手更率  
 二馬望北馳去騎兵圍之即下馬因自曰我天祚也騎  
 兵將加之縛猶顧左右叱曰爾敢縛天子耶粘罕因使  
 拜阿骨打像而遣之金國降封海濱王始方討小骨碌  
 以未得天祚也粘罕遣使謂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祚  
 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我必要  
 也貫拒以無有即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貫不得已  
 遣諸將出境上曰遇有異色自人問便殺以首授使人  
 然金人我自得之事乃息初金人憤我久矣所以不敢

據亡遼錄馬樞自願言天祚被禽事皆大珠說不若紀  
 實之詳但舉此一端最顯者以証之則可以知其餘

南牧肆其凶者以天祚在陰山綴其後懼乘虛而出則  
 契丹必響應故也群小不克深思不唯誤敵國之主致  
 其滅亡仍以上誤聖朝於是天祚以宣和七年正月滅  
 至八月方遣人來謂之告慶使以報我初金人得虜乃  
 地分兩路其東南所忌者張毅也其西所畏者則天祚  
 也我誤張毅與除東南之患矣終又爆天祚而致其滅  
 亡使略無西北後顧之慮故以是冬犯中原 亡遼遺  
 錄曰天祚降書云國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  
 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為暴也伏念臣  
 祖宗叛二百年之基承大統位繼子傳孫郊祀上帝內  
 外惟慶豈意為臣骨寒命薄無德可褒不能當此夙夜  
 惶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  
 怒濤衆惡朋興譖亂蜂起願茲漸德激揚聖怒轉加兵



師擾驚之極如坐炭湯蓋聞軼道之放荷蒙記恤况若  
新安之歎例受無辜念漢皇之仁恩誕敷濡澤諄項羽  
之過惡冀免中傷臣所懇者乞諧軼道之留免倣新安  
之禍戰慄之至仰于聰聽昧死謹言 范仲熊北記曰  
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契丹第九代道宗諱基之孫昭  
懷太子濬之子也有罪被殺而立延禧己卯歲四月二  
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  
巳歲正月十三日即位為天祚皇帝延禧未即位也國  
人憐其父之寃頗歸心焉及即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  
盤于遊畋信用讒佞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  
斃而攻之所向輒尅十年之間身擒國亡可不哀哉  
契丹之先本東胡之種在黃山之南鮮卑舊地元魏時  
自號契丹唐正觀初始置松漠府以靡會為都督會昌

中賜以契丹之印於是統有八部雄據北漢懿禧之亂  
中國不靖後有阿保機遂僭帝號抗衡中國莊宗時侵  
雲朔等州因盧文進寇幽州為邊患明宗約為兄弟且  
以解邊人之倒繫紓國家之外患阿保機遂改元制界  
建京闕宮室官號盡依中國并奚渤海諸國建元神冊  
號太祖太聖皇帝子德光立會晉祖自河東遣使求接  
割地為獻德光乃率兵十萬送石祖入洛立為皇帝割  
代北應朔寰蔚及范陽山前幽薊瀛漠涿易檀順及山  
後儒媯新武十六州以與之仍歲與帛三十萬尺少主  
嗣位耻稱臣而稱孫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德光以兵  
直抵汴京遷少主於黃龍府滅盡而歸死于欒城殺孤  
林號嗣聖謚太宗其兄天皇王之子兀欲立號天授被  
殺謚世宗嗣聖子璟立號天順謚穆宗天授子賢立號



天贊謚景宗子隆緒立景德初犯淵撻賢死遂請和號  
 天輔謚聖宗子宗真立慶歷中尋盟謚興宗子基立  
 在位五十餘年號老主子濬嘗有鳴鏑之謀殺之而立其  
 孫謚道宗濬之子延禧立是為天祚契丹第九代至是  
 而亡

三十日壬寅粘罕以擒天祚遣人獻捷宣撫司請於歲幣  
 中借銀絹二十萬賞軍宣撫司從之

二月童貫上賀邪律氏滅亡表

童貫言昨遵奉睿訓措置北事撫定燕山府涿易檀順  
 景薊州及河東路先取朔寧府武州與大金計議交割  
 雲中府路州邑已獲定約外契丹舊酋天祚自前年竄  
 於夾山之北稍稍完聚借助隣國欲謀再舉小番小胡  
 录之屬憑藉聲勢潜有結約窺伺朔武新邊去歲八月

陛下躬授睿筭令臣駐兵河東以時措置整武備以逸  
 待勞賊兵犯邊前後斬獲甚衆至今年正月契丹舊酋  
 離夾山與大金迎敵戰敗獲餘衆走竄南來朔武對境  
 小鞠鞞處藏泊遣人齎偽詔敕招誘歸附新民手書文  
 字通耗欲來歸朝臣依奉睿略務鞞大金信約却不受  
 移牒大金西南北路都統所照牒藏泊去處仍遣河東  
 都統李嗣本領兵捍邊剽下沒邊統制官等不得妄有  
 招納日久整齟兵馬為必取之計舊酋初欲南來先遣  
 雜類並邊劫掠累次為朔寧府武州太山寧化軍將佐  
 殺敗探知沿邊軍兵甚盛回徨涕泣遂于二月十九日  
 昏夜走至二十九日準大金西北西南北路都統所牒  
 照會稱昏主二十一日已自出首前來此蓋兩朝通歡  
 所致牒臣照會其李嗣本及統制官軍兵斬獲小番雜



數四千八百五十一級內有首領秘王混龐提點劉中  
兼等二十三名皆是小鞞鞞下搃兵用事傑點剽悍之  
人並已梟首劉慶等十四名皆足舊首帳前心腹任使  
招兵聚衆之人亦皆就縛奪到鞍馬器械牛羊等無數  
焚蕩巢穴積聚糧草靜盡其契丹主耶律氏今已滅亡  
者肅將天威仰後功之善繼布招聖武致敵國之自亡  
坐糜八部之酋曾無一鏃之費事先典藉惟通神人常  
觀三代以來因考四夷之事穢狃匪茹蓋嘗乘中國之  
微匈奴最彊不過用單于之號蠢爾白狼之裔昔惟赤  
狄之雄當五季八姓之擾攘招九貊五戎而臣屬自為  
正朔僭用名稱混穹廬左社於燕雲為封豕長蛇於代  
魏當天下一合為一統而帝命式于九圍尚徂涵容屢形  
猖獗稔惡每聞於躬蹈寒盟不自於我先王旅徂征取

遺民于塗炭胡騎奔世返故地於輿圖為是大酋竄居  
窮漠衰散亡之雜虜仰資助於黠羌既投戈於豐勝之  
間遂移帳於朔武之北陰遣宵鳴之黨規搖日靖之民  
意在疑師言稱尋好臣仰遵廟筭申飭邊封遣間種類  
以破輔車之謀移文鄰邦以為犄角之援彌逢隘道停  
馘名豪既南歸而路窮遂北奪而夜遁虛弦可落遂投  
欲毀之巢涸澤無餘難逃不漏之網委伏紛縷而山積  
郊牽合偕而鼎來既畢天誅永除人患昔漢人伐虜者  
百六十載乃獲焉支唐兵出塞者數十萬人方擒頡利  
已足申威於方策至今垂耀于史編曾未有計出萬全  
後無再籍用遠交近攻之策成一舉兩得之功雖盛德  
無以復加非至神孰能與此恭惟皇帝陛下誕敷舜德  
通駿文聲九功之叙惟歆既教寧於內治七德之經兼



用乃申救於外攘曷常樂此金革鏖戰之勞並亦兼拯  
夷夏倒懸之急遂滅抗尊之虜茲為不世之功恭念章  
聖却澶淵之師仁皇增闕南之繫祖宗為民而隱忍臣  
子許國而忿捐仰惟如在之靈未置侮亡之念逮至今  
日遂集大勳上符藝祖懲艾之謀克紹神考憂勤之志  
乃宗廟社稷之大慶深契天地神祇之夙心臣猥以疲  
癯誤膺圖任效師干之力居慙顯允之壯猷告經營之  
成永願對揚於令聞 秀水關居錄曰宣和七年童貫  
為宣撫司至河東聞契丹主天祚皇帝者匿于近塞報  
金人取之乃露章稱賀云耶律氏滅亡表既傳報有識  
之士無不歎息其詞中書舍人王雲作或云翰林學士  
宇文虛中作時二公俱在貫幕中故也金人既得虜主  
即謀南侵連遣人使三輩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

得天祚也次即賀天寧節使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州  
縣供億迎送固以疲弊且窺覘道路及使我不疑十一  
月三使皆歸即舉兵有郎官陳楠為送伴使至境上虜  
人已宣言大舉公為攘奪無復常儀楠語燕帥蔡靖靖  
怒曰安有是事請示傳言之人當斬之以徇楠懼馳還  
不復敢言但懇求外補除福建提刑而去



三朝北盟會編第二十二

政宣上帙二十二

起宣和七年三月盡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

三月童貫入燕犒軍

茹齋自叙曰童貫交授銀絹畢離

太原由真定府河間英雄州入燕自保州入莫州迎貫於任丘縣因語兀室已擒天祚事謂貫宜急備邊以防女真為患彼懷張鼓之憾恐粘罕回來作過貫云我今去燕山草治軍馬蓋為此也貫至燕中撫犒郭藥師以下常勝軍羅王安中陞蔡靖為宣撫兼知燕山府奏請河北路置西總管中山府辛興宗定府任元河間府楊惟忠大明府王育各為逐路副都總管皆與招集逃亡軍人及招刺諸處游手人充軍以為備邊之畫

五月五日乙巳詔以童貫克復燕山府等州及收高托山



等議賞封貫廣陽郡王 詔曰朕以童貫天威征伐四克  
 拓地隴右西徹河源楊旌五關盡復幽朔出入累年之  
 際蕩平兩國之戎舍爵策勲難拘常憲恭念神考屢形  
 訓言謂將師總兵能復全燕之境則國家信賞當疏王  
 爵之封仍作本邦以昭顯績既克承於先志敢怠廢於  
 貽謀童貫可依前太師進封廣陽郡王食邑封依例施  
 行

六月六日丙午太師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  
 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進封廣陽王 制曰王者申九伐  
 之威以和衆安民為盛德大臣謹四方之憲以折衝厭  
 難為殊勲朕荷神天全付之體席祖考重光之緒飭戎  
 兵以陟禹迹聿臻偃伯之期繼戎功而廣文聲夙倚同  
 心之輔肆公寵數敷告治朝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

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豫國公食邑一萬七千  
 三百戶食實封伍阡戶童貫信厚而敏明疏通而沈毅  
 善謀能斷兼文武過人之材砥節盡公得精白承君之  
 義自總幹方之任屬宣闡國之謀十乘啓行千里決勝  
 冠三事變調之職領七兵宥密之權暨興六月之師盡  
 拓五關之塞惟朕心朕德忱賴於翊相故我疆我理遠  
 建於要荒遠歸告成堅卧請老屬再籌於邊議難就使  
 於里居吉甫至於大原初攝衣而整暇單于苦於漠北  
 卒假手而蕩平既開朔野之耕耘復靜河壩之寇掠繫  
 爾肅將之郊恢予遠馭之國念功名昭著於古今則典  
 禮當殊於勲舊用是遵熙豐封賞之令作廣陽撫定之  
 邦紫綬金章肇開茅土袞衣赤舄仍總樞衡蓋祇若於  
 先猷諒允諧於僉議於戲周王上公九命有出封加等



之議漢朝異姓諸王載著令稱忠之詔其對揚於茂渥尚奚愧於前修可特授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進封廣陽郡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伯戶主者施行馬擴名申宣撫使司乞屯兵中山真定當月探報粘罕已還修治飛狐靈丘兩縣馬容具陳合速那陝西兵屯中山真定及選智勇邊人守易州以防女真不測之變申童蔡二樞密不報

七月金人以獲天祚祭告慶使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差馬擴名李子奇充接伴使副

八月十四日癸丑聖旨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副差廓武郎王觀校書郎吳安國俟入辭令上殿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金國使人入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

則充館伴使副館之

是日河東奏報粘罕經營南寇河東報馬擴名勸童貫

謂曰粘罕此來必有異志宜以精兵十萬出巡邊不唯備禦兼可壓境議事不聽

十月詔吏部員外郎傅察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蔣噩副之

五日壬寅奏報中山府探報到女真國相與余覲副統於本國將兵前來蔚州及蔚州柳甸大點軍兵

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探報到女真副差女真軍兵一萬五千及河遼東一路選差渤海五千奚軍二千鐵離軍二千均分來平州并雲中府路兩路屯泊

二十一日戊午中山府奏探報到女真本國副女真正軍

並漢見軍漸次前來雲中府等處又奏金人於蔚州并飛



狐縣等處屯泊聚軍馬收積糧草稱欲來侵犯邊界  
二十四日辛酉童貫奏乞廢罷安肅永寧保定軍等河  
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童貫奏樞密院劄子河北舊沿  
邊州軍多係景德年就升成寨為之以張形勢控制點  
虜今燕山已撫定舊邊悉成內地今相度安肅軍改為  
安肅縣知縣事兼安肅軍使隸保州永寧軍依舊為博  
野縣知縣事兼永寧軍使隸祁州保定軍改為保定縣  
知縣事兼保定軍使隸莫州舊來沿邊建置諸軍寨除信  
安軍所管以東不可減省外其餘亦合廢罷奉御筆依  
十一月三日庚午中山府奏探報到國相司下雲中府所  
轄縣令本管鄉軍每名要計物索等及軍幕赴雲中府送  
納及山西一帶添屯兵馬  
十七日甲申中山府奏探報到平州都統指揮屬縣副陳

丁口充軍及泉泊押兵前來聖州屯泊  
十九日丙戌寅撫司差兵馬辛興宗充使副持軍書移粘  
罕軍前議交蔚應二州及探聽粘罕有無南侵意 外齋  
自叙曰擴名至太原見童貫差辛興宗充使副持軍書  
移粘罕軍前貫曰見粘罕休爭閑禮數且了大事只議  
交取蔚應二州及飛狐靈丘兩縣其餘地境盡畫還金  
國庶幾易圖仍探贖粘罕果有南侵意否至茹越聞粘  
罕已進隆德府所逃義勝軍先出五臺山繁峙縣山路  
及易州所逃常勝軍韓民義等先出飛狐靈丘兩縣路  
為探贖南邊防虛實逐條具利害乞急發逐處軍馬上  
邊過作提備晝夜急遞申宣司參粘罕云宣撫司回文  
中不說別事二承宣到來有何事理會僕曰兩朝自海  
上來交今已數年貴朝先帝大聖皇帝與本朝各以氣



義相結不爽元約貴朝許割還燕地本朝許歲奉金幣俱有信誓永遠和好山前已交受了止有山後地土中間緣童太師休致暫委譚宣撫交割為不知首尾又幕府非人遂有不周事節今主上黜罷譚宣再起太師來蓋為與元帥國相皆始終主張和好廢得易為商量王事早了使兩界民土安業各享太平專遣某等上稟不知山後地土取何日交割粘罕笑曰你家更無人可使只委內官山後地土元初許時蓋為大聖皇帝恩義酬答趙皇海上交結之意各立誓書永遠和好不謂大聖帝未及歸國地土交受未了貴朝早已違誓背約陰納張穀收接燕京逃去職官民戶本朝累次追取只是虛行文移誇詭幅員萬里國富民衆本朝雖小却不曾敢失理道待與貴朝畧辨曲直則箇擲名觀粘罕自擒天

祚之後為彥宗余覩蕭慶輩所誅然意尚猶豫會隆慶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擊其三千人奔大金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章綜率五百人見粘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穀皆缺望由是彥宗余覩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因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於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擲名曰天祚失道任用奸邪天厭人離故為貴朝所破本朝亦怨其悖禮敗盟所以相助共為討滅今國相或欲却要山後州城不盡交割亦在商量亦不須遽相失歡一旦至兩大國交兵却幾時休得兼本朝亦豈為此未交割地土願致興師然此事非小利害所繫願國相深思之粘罕云你意下待何如僕乞退左右而言之粘罕云我家國中論事不退左右要得人



共知僕答此繫兩朝大事尚未定間恐人傳播別致異議則難成事粘罕微笑以手揮左右悉退去僕答童大帥來時令覆國相本朝緣譚稹不務大計輒生事從李石張穀等私請主上也自知是失願國相念以舊好同滅大遼契丹不為深較使兩朝生靈安帖即於許山後地土只使交割蔚應兩州其餘盡還貴朝若蒙俞允更告示及一的確日節各自安撫邊民日後國相不拘欲要何物但請見諭童大帥自當一奏上副粘罕笑云尚自大要兩州我若无你又是和兩京謂府民存住不得山前山後却是我家舊地更說奏甚你家地土却須罰取些來方可是省過也僕答朝廷自海上遣使數年間使客往還與興起人馬應副貴朝費用多少本為兩朝和好今國相一旦聽姦人聞作尋廝炒處且貴朝所任

用者盡是契丹舊時職官只要調攪生事萬一不得已須各有損折兼河北河東州城堅固軍民皆習戰鬪若有倉卒衆必據城堅守如何易易間便攻得破不過是擄掠得些小謂外村民縱有所得則利入軍人手倘有所失則害在國家且殺了一箇南人即是契丹報讐殺了一箇女真亦是與契丹報讐今貴朝滅盡契丹又得南朝金幣得早休兵各享太平莫是上策豈可容易更言戰鬪是也據名久被命奉使不敢不為兩朝竭盡忠言乞國相深思之粘罕云你說得也然好只是你南家說話多梢空謂虛誑你使副只今便辭我遣專人使就宣撫司商議大事去也翌日館中共具良厚撒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蓋已決入寇之意

幹離不自平州起兵入寇燕山之境 張匯節要曰燕山



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誠以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時朝廷之割地也若得諸關燕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向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謀三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昔朝廷海上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譬猶與戰共隴而種同費而食欲無侵漁之患其

可得乎故窩里李至是能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詳也

二十一日戊子幹離不至清州界首執接待伴賀正旦使傳察使拜死之 封氏紀年曰金國二太子幹離不攻破薊州至玉田縣下城寨會朝廷遣吏部郎中傅察等逐使脅之使降數以朝廷擅納叛亡貂收戶口首違誓盟我輩奉詔興師問罪爾若歸朝當有大官賞汝不然粉骨矣副使蔣畱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氏受國恩焉敢違背遠衝詔旨接待伴來使非見貴國主豈可屈膝與太子俱王人也若欲拜察是太子僭逆不道既不拜乃見殺李邴為公墓誌曰宣和七年十月詔以吏部員外郎傅公察充接待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人將渝盟而我未之知也十一月公至燕山府聞虜人入寇或勸其母遽



行公曰銜命而出聞難則止若君命何遂行二十一日  
至涇州韓城鎮使人失期居數日虜騎暴至夜圍鎮詰  
旦有酋長數十騎馳入館公飲以酒問其故知其變強  
公上馬公與副使蔣璽偕行至界首公曰逆使人故例  
止不肯進虜輒易公馭者擁之東北去百里許遇金國  
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虜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吾  
若使至金國見國主乃拜耳今逆使人境上若脅我來  
又止見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之有幹離  
不怒曰吾與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何使之稱耶凡  
汝國失德與向我善意為我併道之否則死公曰主上  
仁聖海內又安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也何  
謂失德太子渝盟而動意何所欲還朝當具奏知幹離  
不曰爾尚欲還朝耶虜左右促公拜白及如林公曰死

耳豈有俱人臣而取拜者哉或抑公使伏地公愈植立  
衣冠顛顛愈不屈反覆論辨者踰時幹離不怒曰爾今  
不拜我後日雖欲拜可得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隨行  
書狀官侯彥等曰虜脅我以拜我以國故義不辱我必  
死矣我父母老矣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公等得覲  
幸記吾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  
右盡泣是夕官吏隔絕不復相見十二月七日虜次燕  
山郭藥師迎戰殺傷甚衆再戰遽麾軍以降彥等不知  
公存亡累日矣密以訪虜曰大使不拜太子昨知藥師  
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積怨已殺之矣彥等  
即為公發喪燕山將官武漢英者識公尸焚以薪命虎  
豎軍士莎立等三人裹以歸國間行至涿州亡其二  
人者獨沙立在過虜人繫之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即毀



垣出會宋伯友奉使還因隨以來以靖康元年五月至  
 京師蔣噩武漢英及官屬歸者人人能道公不屈狀侯  
 又具列本末聞于朝廷大名府路安撫使徐處仁河北  
 轉運副使孫照遠及諫官李光等相繼論奏淵聖皇帝  
 臨朝咨美天下詔曰死有重於泰山生有輕於鴻毛顧  
 所處何如耳苟激於義雖死猶生也某一以介之使馳  
 不測之虜臨以刃毅然不屈卒以身殉於義得矣延閣  
 次對告于里第以旌高節特贈徽猷閣待制公喪至而  
 公裕之適為屯田郎中遣公弟賞護歸源縣權厝先  
 塋之佛廬曰資忠崇慶院嗚呼公之節著矣或曰軍興  
 來死節之士凡三人李若水當淵聖出郊之際嘗欲聞  
 其議論以為非死不足以震臣下之責劉韜虜人知其  
 才欲用以為師非題引決將反為夷狄二者義皆決不

可為故伏死而不顧若公者單車之使耳事變初不預  
 聞虜人未嘗欲以為已用之公死若有異二人之為者  
 何耶鉅野李邴曰士之所貴勇於義而已當其凶威外  
 逼忠憤內激履刃鋸如坦途安鼎鑊如几席烈丈夫之  
 操也何暇反覆計慮得失輕重不可而後為之哉曰  
 然則公不必死而死與夫彼不得不死而死公之為其  
 異於彼者歟某曰義者士之所甚重死者人之所甚難  
 揚之朝足以知國家有仗節死難之臣書之史足以為  
 萬世臣子之勸皆古所謂見危授命可殺不可辱者又  
 奚擇焉靖康小雅曰公諱察宣和七年冬金人未渝  
 盟也朝廷以故事遣公送賀正旦使人于薊州王田縣  
 韓城鎮公至界胡人輒愆期不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凌  
 晨二太子擁大兵遽至執公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



已下皆羅拜臣伏公獨不屈胡人以兵脅之公亦不顧胡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入伐公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非送死哉有死而已也膝不屈酋大怒因害公方賊之始至也事出意表莫不錯愕失措望風竄伏公獨雍容不憚一死以為忠義之倡可不紀哉詩曰貪胡塞盟兵忽踰塞公持漢節逐客于界控弦歛來草木震駭胡雖桀敖自矜強大公誓不習有死无拜殺身成仁播美千載幹為不陷清化縣壞塩場

清化縣申燕山府金人擁大兵前來却掠居民焚毀廬舍時宣撫司蔡靖與運使呂頤浩李與權修葺城隍圍結人兵以為守禦之備使銀牌馬奏朝廷兼關合屬去處是時大臣以藹郊禮在近匿其奏不以聞恐碍推恩

奏薦事畢措畫未晚但以大事委邊臣未嘗以廟謨留意

二十六日癸巳幹為不陷檀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二十二

勤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三

政宣上帙二十三

起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盡十二月九日丙午

二十八日乙未幹离不陷蘇州執奉使賀允中鎖之副使  
武漢英髡而降之 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文移皆在  
兩界對境謂之關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  
山路即玉田縣築一州曰清州以對平州相與通使人  
之正路也故其犯中國先以關牒來代州茹越塞及啓  
封乃檄書是也燕山路清州則有我文臣賀允中副使  
武漢英模英勃王田副使巡遠至清州而幹离不遣人約  
曰邀使人觀打球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未過界无  
故事相會拒之恐托是以生衅故勉而從及至界則以



是日舉兵矣賀允中被鎖武漢英者武將頗黠幹离不  
愛之因得髡而左衽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  
漢英見降見藥師犯中國得人初不殺曰此即我也  
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sub>大</sub>國用兵之意况中  
國之人乎是宜不降今睹所擒獲者皆不殺然人安得  
戶曉謂如某者使諭之則河北間城可不戰而下也幹  
离大喜乃多出榜文命武漢英出寨俾誘諸郡漢英用  
是乃得出乃徑走關下具以虜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  
深也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今以粘罕一軍下太原取洛  
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离不一軍下燕山  
真定直掩東都仍會與東都而後不遜也

蔡攸議廢安肅保信軍復為梁門遂城縣 安肅保信二  
軍蓋梁門遂城二縣在太宗時建二軍并保州犬牙相

制易州以控西山之路中國沿邊獨此最高為要害昔  
澶淵之患世號銅梁門缺遂城者也警報既密蔡攸懼  
動外廷之議唯務遮護方示人以閒暇乃謂祖宗昔以  
二縣建安肅保信者所以制扼易州一帶今既得燕山  
而景勤為外藩則安肅保信在<sub>地</sub>无所用之當廢復為  
縣是歲十一月二軍遂廢人情方不樂惶惑軍移徙樓  
櫓廢棄之際適會幹离不既下燕山以大兵入界於是  
安肅保信莫之禦矣大凡失謀可怪而資敵之跳梁者  
類如此

十二月一日戊戌馬撫名回自太原 茹齋自叙曰某歸  
道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歷事節荅語錄呈貫大驚  
曰金人國中初定些小人馬在邊上怎敢便做許大事  
僕曰某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復大王勸大王三路摘



十萬兵分統以壓助常勝軍乃是預制此意在任丘縣論金人以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急備邊與京師又勸大王提十萬兵出壓境計議交割皆其預知此賊深懷張毅之憾為契丹亡國之臣激發必生不測之變大王皆不信之擴觀事勢必乘我邊而无備踏足入來大王須急作隄防貫云我自得你茹越寨所申條畫事件即下大原真定中山府間燕山府路令分定策應牽制路分及令郭藥師辨軍馬出城下軍今合太原府路軍民兵義勇膽勇義勝等軍須有數萬人我近已令發膽勇人馬上邊更令李嗣本於代州近城踏屯十萬人寨地昨又曾擺拽耀兵莫他聞得如此聲勢亦未輕易如來也

三日庚子粘罕使王介儒撒盧姆充副使來宣撫司馬

擴名歸曰代闕報金國元帥府差使副撒盧姆王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宣宋彥通僕充館伴出所齋軍書說納張毅渝盟等事及傳粘罕已興兵意極不遜貫亦後善待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何故便有此事語撒盧姆云軍馬已起便商量甚底介儒云若是急着手脚好商量時也須較得些貫云即今館伴去說話有事但見于足可相應撒姆等起歸彥通詢粘罕云國相輒舉兵之意何也撒姆云兵已起更不須商量元帥國相軍馬自河東路入二太子軍馬自燕京路入更不殺戮人民只是傳檄撫定彥通答云兩朝許多時講好更使不通此耗便起兵來是甚道理介儒云只為大朝失道理所以致得如此僕答云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吞了契丹許多國土亦藉本朝事勢方能盡滅之今一旦不顧已



前契義誓好便先起兵不道南朝許大世界軍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畧行便改怎容易近得不過虜掠得近邊些小民戶却使干戈幾是定得撒姆云元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時脚不敢便入來也如今檄書將次到來承宣亦須見俚介儒云事以如此自皆滿心這里開口做甚承宣若能勸童大王急行奏請只且割兵河東北兩河路地土以大河為界存取大宋宗廟社稷却是能報國也僕答云此談何容易者來貴朝聽狂悖之議却把本朝做破壞契丹看待但恐後來自被禍患不小其撒姆微笑有自得之色彥通同僕出館回宣司具告童貫貫驚愕令彥通與僕列御供狀連夜備奏貫與參謀宇文虛中機宜范納并王雲宋彥通等議赴闕稟議粘罕自雲中府起兵入寇忻代 當日代州關報金國遣

人來大軍與使人同發直薄馬邑而營

七日早辰童貫議赴闕 童貫是日與參謀宇文虛中范

納樣宜王雲宋彥通等謀赴闕稟奏初七日早衙貫請太

原張孝純并乃子幾宜決面諭當急赴闕稟議事今已

割會照一面差官館待人使言本司來日便行孝純愕

然云金人已渝盟入寇當在大王勾集諸路軍馬併力

枝梧今大王若去人心駭散是將河東路棄與賊河東

既失則河北路豈能保耶且乞大王駐司在此共竭死

力率眾報國如此大原府路地險城堅亦諳戰鬥未必

令賊便能破也貫怒目頷孝純云貫止是承宣撫不係

守土若攀宣司駐此經營却要帥臣做甚此是公識事

且須急冠力貫到京奏稟即日便發諸路軍馬來策應使

貫留此亦且無益孝純憤然起退至機宜位中抵掌大

三朝北盟會編 卷二十一 三 藝志 功志官



呼云尋常見童太子師作許大模樣次第到臨事却如此畏懦更不顧身為大臣當為國家捍禦患難一向只思走竄是甚節操因頌乃子決云休休自家父子與他死守 茆齋自叙曰是日擴名見貫惑幕下謬懦之議若果退則使粘罕知不出劉彥宗等所料氣勢愈張必難制遏遂具一劄子論粘罕緣劉延慶軍敗繼有張鼓之隙遂聽劉彥宗余觀蕭慶軍輩語乘我邊面空虛乃敢渝盟兩路直入然而見在賊馬不多全在大王乘機應變力為措畫捍禦且賊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一則忌郭藥師下常勝軍勇於戰陣二則忌河東河北兩路城堅可守卒不能攻三則忌各處兵民城守養銳不輕出戰四則選擇兵將頭項遞相照應待其退回前邀後搔此四忌也其一幸大王退避諸師无統軍民氣喪

不能更相應援其二幸我不急就措畫河北河東西路重兵遮護根本其三幸我區別歸朝官不用上疑下懼自生變亂此三幸也擴觀河東路險多關隘人諳戰陣賊必不能長驅唯河北路雄霸州至順安軍界有塘灤廣信軍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萬一常勝有變燕山失守賊馬乘之定于太原長駞南渡願大王審度事機速移司入真定府與太原係鄰路河足相為應援兼城堅糧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人慣熟守禦金賊雖入境決不敢率易南渡兵法用攻者常自勞守者常有佚彼銳兵于堅城之下殺之賞咲云許大緊急大事此公容易來入議狀僕荅曰大王任國家許大兵柄不特諸路雖天下亦視以重輕當此緊急報國之時在大王不得不勉之况交結女真恢復燕山事乃是大王經



手今有此窟籠却須大與補了滿在別人不知金人備為不能補得兼不得使別人補了此言非特繫國家利害亦繫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无惑衆人苟且之議貫陽應甚好來日且過真定其實欲遁矣既出孫渥握僕手云子充奈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見土崩瓦解遠有闕報金人已打破馬邑縣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劄子草示渥渥云若能如此行之則何以加諸第恐无着耳次日諸監司見僕皆稱云聞廉誘請大王守真定議論甚妙僕謂兵家貴知己知彼不可見彼滅勢便不顧已事力也倘大王一一肯聽行之賊不足破也僕再見童貫宜早過真定恐馬邑逼燕山路以防不測貫大怒叱僕云你為家小在保州故要我去真定只是要去保你家小也僕心知是為其幕下所奪恐懼欲遁乃答

云大王既如此說話是不思國家患難急緊擴名願隨大王入京然不忍見大王至此名節掃地為衆人唾渝殺去也貫良久復云你豈不知我隨行无兵如何禦此大敵僕對大王若往真定何患无兵不唯諸處選刷儘有可用軍馬兼廉頗思用趙人如河北路民兵足得調按使用宇文虛中云當日燕山之役河北人民往往舉城慟哭官員部押有自經於路者豈能比廉頗時耶僕曰前日開拓燕山緣久太平軍民不慣調發故有厭恐今日則蕃騎入寇孰不願惜鄉土營護骨肉此人人自為戰之時豈自當慮倘自加總統盡係死戰之士貫顧僕搔耳云安得三萬人與此馬宣事却須做得一拍僕答若大王果能付擴名三萬人則便有萬軍使用於是差僕專往真定中山府招置忠勇敢戰軍馬專以制統



八月己巳童貫自太原遁還 北征紀實曰金人之欲犯  
中原也懼我為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為好辭以  
入我諜報已詳而群小但圖雲中不以諜言為信略奏  
報憲其詐而已于是欲謀雲中守乃召聶山一日閱諸  
路奏報其中有曰范太師八月二十二日押軍器三千  
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犯南界韓太師八月二  
十三日押軍器八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南  
界時金人欲犯我遣小使來小使諸非天子元自此間  
遣有之乃粘罕謂張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純詢其事  
則曰莫事要交割雲中地於是孝純喜既馳報上童貫  
遂亟行宣和七年冬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俾其屬  
同小使迎貫於真定小使及見貫則曰中國違盟本朝  
方吊民伐罪國二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照是怒郎

門正念兩國生靈照時不欲得故來約大王須是告他  
使得貫失措不敢詰詘勉至太原又倉皇發小使詣關  
下貫亦因循還粘罕兵已入境破忻代矣 茹齋自叙  
曰十二月初八日僕與宣司同離太原貫南歸僕東過  
真定途中寫畫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人馬甲令委州  
縣取破碎舊甲併工聯緝无慮日成數百領月旬之間  
則足用一乞戰馬數內選擇可得千足一乞委遂州各  
招忠勇敢戰人擇官統率互相應援將歸朝又有武勇  
者激勸編之行伍使為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一南州軍  
厚加給卹一乞將陝西五路精卒取徑路發赴河東河  
北取守禦一乞摘那勝提軍一千人付某充衙兵以為  
招置軍馬之本一乞不測虜人南渡邊防失守則循唐  
故事奉大駕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恢復貫書



報皆從之

粘罕犯朔州漢見開門獻之又至武州漢見為內應遂陷  
 朔武二州長驅至代州漢見又擒李嗣本以降 初宣  
 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軍等皆山後漢見  
 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賂  
 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使久之倉廩不足以飢  
 而怒出不遜語時我輩所請皆腐餘意怨道路相逢我  
 軍罵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而食陳吾不如  
 番人也吾誅汝矣漢見聞之惧其心益貳俟衅且發至  
 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先將兵出援太  
 原圍城既旬餘漢見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見亦  
 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見  
 又擒嗣本以降

李鄴上書請奉使講和 北征紀實曰初未內禪時貫歸

後金人有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躬以小使之

禮大臣自見之於尚書省聽事昔未有此也肅使禮見

纔就位遂大不遜曰南朝違盟云云且言皇帝怒時怒

命相與太子郎君兩路而入因有吊民伐罪之語相承

相時李丞相邦彥皆失色不敢答國相與郎君以兩朝

生靈照時不欲得須是告他得使諸大臣方就其請如

何告緩師是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民地稱臣爾大臣

又失色不敢答遂議辱其禮而遣行時有李鄴者上書

具論強敵之情偽丐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

丐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甕二各

五千萬兩命書藝局銷鎔為牌子遂授鄴令去

九月丙午粘罕兵至忻州知州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



樂以逐之粘罕大喜不令兵入城

粘罕自忻州至石嶺關

把隘石嶺關義勝軍將耿守忠叛以關降賊粘罕遂圍入

太原義勝皆遠人如常勝軍也

粘罕將至石嶺關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於是命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統官兵勇敢把關又命歸朝人耿守忠部兵八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口反回云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馬則金不能犯關景等令人權借與馬既取其半或有不願借者而守忠人恣橫彊奪不能制馭景等各有變嶺新隨人棄關潛走守忠至關果啓而獻之景聞守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節要曰粘

罕自雲中白懷仁河陰繼將寇代州之境嚴戒部武整

肅罷甲憲家計寨難取代州絕所也乃分兵由胡谷寨

入馬謂其徒兇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

戰不无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至代州

並无一戰无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

命於賊忻州石嶺關聞風皆叛於是賊衆如入無人之

境直寇太原粘罕便有易中國之心秀水閣居錄曰

契丹將亡有劇寇董龐兇者據中代州副帥王機請

招納久之不至金人既逼始歸疑朝廷以數十萬衆來

附賜名才後更曰趙調官以丞宣使俾居東計口給食

數年間蚕食邊儲倉廩一空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竄發

宣和末金虜犯邊首亂晋州即叛去河東失守如此

幹島不犯燕山郭藥師叛降帥常勝軍迎之許採陷燕



記曰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犯檀州陷之二  
 十八日早燕山府始聞藥師是日又陷薊州郭藥師  
 已屯兵東郊者二十餘日保和殿大學士蔡公靖往見  
 藥師公時為既回日曰汾陽似有懼十二月初二日藥  
 師欲敵余力、於蔡公處言且令郭公披城下寨可遣  
 張令徽劉舜仁偏師以往郭公之去使之勝益驕不可  
 制不勝則一敗塗地燕山大震矣又古北口瀆居庸關  
 或可以窺燕虛實蔡公未以為然翌日復謁藥師余以  
 片紙小書復達此復託公子松年因家信奉呈已而鈐  
 轄李振見余亦言此而蔡公不敢留藥師云他已作去  
 計是日蔡公出金帛大犒軍而後行初六日至三河三  
 河者縣名在白河之西金人已在河東疑藥師軍未敢  
 進藥師之去戈甲鮮明隊伍整肅是夜分後藥師率人

馬並進色未辨已渡白水河而金人初見藥師軍亦懼  
 二太子幹离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郡即藥師軍  
 藥師不意來犯軍稍却是時兩陣東西相對藥師從南  
 而往幹离字與令徽舜仁遙相值藥師乘銳東去鏖戰  
 三十餘里金人已北而令徽先自遁幹离字力追之已  
 而舜仁亦遁藥師獨至金人寨凡數處境无火以焚其  
 壘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遂回初藥師硬軍三百人  
 所餘一百二十人而已其它軍可知時初七日申時也  
 余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河自河去府八十里而塵  
 埃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令徽至而舜仁至抵晚藥  
 師亦至三人者頗沮喪互相詆誚是夜把東北門者刺  
 史皇賁也乃陰遣人幹离字欲開門為虜仍云不知太  
 子要生郭藥師要死郭藥師已而汾陽知之謀皆出令



微舜仁也遂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亡遠无可事之君大金有難通之路又云宋主載嘉泰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

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敢犯今焉北面推天地之量並容辭多不記是日晚畧聞常勝軍欲變余言之蔡公頗以為疑而運使呂頤浩力勸蔡公棄燕而遁廉訪梁競盡力助之蔡公以問余余曰大學是守土臣豈可比他人自當以死守之兼大舉率諸人同行各有眷累今南自盧溝敗軍滿野此曹無以洩發寧不知要我歸路乎公靖之意正如此是夜頤浩競輩互以言熒惑蔡公而安撫司句當公事吳激者遂進退保之言頤浩競勸成之余曰唐室之亂如李郭諸將曾有

退保者彼各提重兵或以砦未便或就水草或就地勢豈若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言非是萬一熒惑令公行它日必有以公先動為言而賣公以自售者不可不察也又聞常勝軍如欲附賊彼知公劫衆以遁藥師輩因以藉口公之罪曷所逃也蔡公深以為然頤浩競輩乃愠見於色賴蔡公天資忠義不然遂為二子搖奪使蔡公果從頤浩等言率衆南奔是投之死地爾蓋常勝軍洵鄉軍之敗盤洵盧溝涿州之軍積怨以死泄其怒虜掠殺滅者莫知其數使果遂其行豈有噍類乎是戰也常勝軍與金人殺傷畧相當金人亦不知所以勝而常勝軍官密輸款者由是藥師遂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後藥師乃召蔡公呂頤浩李與權沈瑄等議事至則執之蔡曰相公欲負天子耶引佩刀自決為



軍官奪去已而藥師同諸公就坐乃曰藥師寔不能已不能與諸公全終始之義遂掩泣由是諸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勝食糧敢戰等軍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上城雖諸廳當直人軍法從事由是畏法者盡遣之而不畏法者有若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薊州逃卒分俵諸廳都未能辨其面目是夜兵火作北卒肆行劫掠雖鞍馬之類頃刻无遺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四  
政宣上帙二十四

十日丁未幹離不陷燕山府 陷燕記曰十日金人立旗幟上十二日幹離不邀蔡公已下官於毬場相見令東向拜傳言曰大金皇帝赦大朝官乃議與幹離不相見之禮公曰本朝之禮羣臣見皇太子旅拜太子答拜金國與本朝講好累年靖等視太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者言曰大學拜於塔上餘官拜於塔下太子答拜兩拜而止明日幹離不蟾目國王王芮蕭三寶奴張愿恭來謂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賢官欲用之如何蔡公對曰為天子守燕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將金人壞了耶愿恭曰大學豈不知百里奚愚於虞而智



於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也靖蒙天子擢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謂愚人也金國得之安用芮等大笑又曰太子言大學之身已屬金國會得否靖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殺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却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太子所能制耶芮等亦笑已而又曰太子果用靖惟有死爾芮等良久乃退十四日宣和門外蟾目國王令藥師取呂頤浩李與權沈瑄杜時亮陳傑隨軍初幹離不與劉彥宗蟾目國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彼難商量遂已十五日幹離不大軍南隨是時涇州守郁中正爲金人所囚景州守吳震由海道而遁薊州守高公幹倅爲曾評率牙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遁順州守林良肱倅畧孺趨燕山涿州守葛逢於此先遁易州

守黃烈墜城折其左足人又折其右足而死初燕本無思漢心乃和詵侯益唱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既以爲然遂遣馬政王瓌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連年用兵及敗契丹以燕山府遺我昏童貫之始謀也由是金人輕中國謂有德於我故缺望焉遂致燕之禍云余嘗思之失燕人之心者三致金人之寇者三童貫譚稹首惡沈瑄次之王安中詹度又次之何謂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換官二授田三益法換官失士心授田失百姓心益法併失士人百姓心換官者初自燕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復自燕山之太原宣撫司困苦於道路者相係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得結絕此曹怨嘆往往遁歸平州將京師事體中國虛實一一報之劉彥宗彥宗遂教金人有窺中國意授田之事內則室業外



則土田悉給常勝軍而燕山土著泊平州道還之人悉  
 无休止无生業而常勝軍所至豪橫四鄰不能安居此  
 燕民之尤怨者蓋法舊虜中每貫四百文得監一百二  
 十斤提舉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  
 五十文足二百八十文足仍引其親舊密借官引令興  
 販牟利上下通同如黃友張遐舉模樣字闕任陳念四之  
 數十人與新倉枯河間給繹成市是數人者本空手而  
 來至此豐富有至鉅萬者伍等賭博敢將通貨場錢一  
 千二緡出九令燕人以為口實余常親見此曹自相詆  
 誚謂官緡有三十萬墮燕中是時司刁炳易倅黃演  
 皆同之何謂致金人之寇者三一張鼓二燕中戶口三  
 歲幣張鼓之事啓于詹度而成于王安中金人已破平  
 州獲上皇所賜張鼓御筆手詔云吾當與汝滅女真洎

得燕乃於藥師處取所賜手詔對之紙札一同此金人

所以怨瀆也初宣和四年春金人既擁燕中戶口悉遁

還燕山既歸夫敗之獲金國宰相四人夫殺之戶口金

人决欲得之而不能得所以至是也元約土地歸中國歲

幣銀絹較之饋遺契丹者幅尺色額不逮遠甚彼國漢

兒盖有収異日契丹所得金帛者是所以不敢欺也余

去秋嘗被旨差接伴金國告慶使李用和王永福等至

幹城取所與之歲幣誠為純薄又銀亦依次遂具此亦

并幣五端銀笏五端之蔡公遂聞之朝廷已而得旨莫

州置勘馬於後三年間小使往來者何啻數十金人之

為詞者大率不過此三事而已安中方且奏嘉禾生甘

露降慶雲見視童貫譚稹怖畏震恐心知其非不敢言

達緘默養成大患也蓋金人性本貪婪每使人自京師



曰必訪其盛麗華侈此賊垂涎決意來期在攘取况劉  
 彥崇輩皆漢人各銜中國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  
 獗如此又是入燕山士大夫為買珠玉錦罽等物相高  
 低至數十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置玫瑰一百斤歲以為  
 例此惟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於春山秋山外以此  
 擾民今又如此金人已得燕則益法盡仍舊常勝軍屋  
 業田土盡給前主燕人歸心焉此譚稹沈瑄之徒所以  
 誤朝廷不下童蔡也 北征紀實曰宣和末金人謀入  
 寇藥師亦點集在外為伏貫謂藥師必能與之抗不足  
 憂也內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  
 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及幹離不以兵入藥  
 師亦出師未戰而張令徽先降先是藥師降朝廷見以  
忘命徽每與之同于殿官而已二師亦以首降藥師也故  
不甚禮令徽由是快快及 藥師亦降徽留令徽徇燕而  
藥

師來其后亦知命徽之負氣不平始始之承宣使分前  
 景俾願之終不得其心矣故金人來而先降

藥師因亦降遽回燕山因蔡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  
 國束手無措初靖揣藥師與常勝軍之情故常勸以忠  
 義及知金人點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靖無如之何故  
 因其出師乃餞於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  
 語藥師曰對諸軍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  
 耶願勉旃藥師亦頷畧然心異矣 沈瑄南歸錄曰宣  
 和七年十一月臣以經制平貨職事至河間府二十九  
 日據燕山府益場官申金人擁重兵壓壞益場臣即時  
 發馳北去十二月二日出涿州見知州郭逢吉金人已  
 破檀州或勸之還次日行三十餘里逢傳宣內侍張克  
 愈于馬鋪言金人又破薊州執接伴使及官吏其鋒不  
 可當去必被執再三強拉臣回臣與之食而告之曰某



恭頌一路使者之列豈一聞難而回義當以死守定遂行四日至燕山府見蔡靖呂頤浩李與權梁兢議修城壁分布官兵同為守禦之備七日郭藥師張令徽劉舜仁頌兵于白河東日午有人馳報令徽先歸在東門上之語臣與靖等登南城望之見兵馬向西馳去靖率見司議事于南門內有人建言欲擁取敢戰二千人開城門而遁靖曰此事且須熟議獨臣以為不可靖曰試與家中商議先遣骨肉南歸頤浩與兢取家屬在門南欲去靖與臣同歸衙聞靖告其妻兄許採及其子松年今日衆人欲宵遁如何採與松年俱曰不可臣直入靖室採與松年在側大聲告之以大學為宋臣豈可聽衆人之語幸堅守不去之說大以為然少頃使臣報漕司吏卒約一二百人直叩南門欲出請亟令臣使持刃止之

曰敢有紛拏而去者斬之而方定是夜臣宿于靖之學院八日早靖率諸監司見藥師說言昨之戰藥師以騎兵大敗之追逐三十餘里金人走至申未間回視步軍不戰為已敗矣遂馳歸後聞乃是令徽不戰先退步軍隨之為金國太子所追直至潞縣太子見其軍不繼亦向東而遁令且收拾軍兵入城矣俟至城下出兵盡死一戰或不勝則擁兵而南以俟救兵之至令徽曰大廟有兵來乎或對曰必無又曰糧可運乎或對曰不能至頤浩曰師敗退兵古亦有之不若至雄州以圖後舉令徽曰常勝家屬近十萬口在燕城如何得出若率得去是速其亂藥師舜仁皆以為然藥師曰大學既死以守藥師是帥臣亦當以死報趙皇其餘監司要去者自去或欲告藥師乞常勝軍百人護其家以出藥師曰常勝



軍不可遣靖曰當以死守諸公如何臣告以某聞難以來義不獨去唯有死某與大學同之遂同歸府視衆人猶欲遁衆與臣皆曰君監司率臣皆遁常勝軍以此為辭而叛必赤族之事臣又曰走有生之道而未必不死守有死之道而未必不生與權戲臣曰謹對臣又白某雖孤寒今族中食祿者尚十四五人若一身死於此則舉族可以旌如或不然則全家不可復仕官矣若出城之後為金人所殺或常勝軍執之回而其辱又愈甚衆皆無辭語靖大然之曰靖今日得入忠義傳公膽大將身而來不畏死亦當附吾傳矣午後藥師遣人請議事靖等至帥居終相見藥師言令徽初無戰意于金人已敗走出界矣令徽作降表盜用即使人追之乃回但夕再至大學不得已莫且降否靖曰以死報君是豈可為

乃取佩刀欲自刺藥師與軍官趙鶴壽等急捉其肘衆軍官分散拽定頗浩欲出外藥師曰不須如是共閉于藥師宅九日晚傳金國太子至城藥師率官逐之回言太子有令南朝官並不殺令出城降靖言既就拘執何必更降見時用何禮數若少有辱屈必死靖告藥師靖若死舉家骨肉告相公縊死一坑埋之並戒子松年以不屈衆禱藥師免見太子藥師言必要相見至十一日遣使人蕭三寶奴王芮張愿恭來見靖及諸監司云太子傳語竊不驚恐今日之事蓋緣南朝失信謹請張鼓并納叛人歲幣事其間有指斥太上皇之語非所忍言答之以趙皇堯舜之君為臣下所誤王芮云御筆所在靖曰安知非詐耶愿恭曰既為堯舜之君何故不知人靖曰知人堯舜以為難臣從而助之曰帝堯尚用四凶



至于罪惡顯著方同天下誅之此雖堯舜猶以知人為難也王芮曰大學南朝之賢臣行將大用靖曰使南朝之臣各盡臣節乃太子之賜使靖等盡臣節亦所以勸金國之臣也愿恭曰夫金入燕得大賢人而不能利用豈不見笑于天下要當相隨入汴次言及趙延壽留守之事意以此動靖靖曰如靖不能守燕正可謂大愚矣安可用愿恭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于秦願用與不用矣靖曰百里奚愚於虞不用故也靖一生蒙趙皇不次擢用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豈非大愚哉愿恭無以答遂退十二日使人來請靖與監司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靖曰兩朝結為弟兄使靖等奉使以社亦當拜望闕之拜所不敢辭南朝執政見太子對拜百官皆列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與國王議國王先

請靖相見云恐見太子不拜成煩惱往見國王問論事甚詳臣不得而知靖出藥師大學與監司拜于廳上衆官拜于階下靖猶未肯呂頤浩曰昔廣平王拜回紇于馬首請至東都如約有此故事靖曰若太子肯論講和靖不惜拜遂出見靖居前監司次之衆官在後望東北四拜傳金國皇帝令放罪又兩拜乞靖與監司升階衆官皆立階下尊者令跪靖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休呼靖使前不知問何事既退使王芮來傳語靖云講和事將取文字來十四日國王來請靖及衆官至府及南門外令靖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頤浩與權及茶監司勾當官杜時亮從政郎監稅陳傑伍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喚或得州府留用餘官並依放還便令臣等歸少待與靖別告臣云自燕山三年不謂與人如此相別前路



使之招誘州軍或留以為用乃瑄死所但盡死節守燕  
 終制不忘者惟大學與瑄大學他日得見主上當為某  
 明之若某先得見亦然是晚出門行三四日將臣等分  
 在諸營頗浩王營與權太子營臣留守營時亮等都統  
 營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虜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  
 平營一帶幹離不主之雲中之地西北則粘罕主之既  
 欲犯盟首秋冬探報甚密中外多少不知也蔡靖立密  
 奏凡一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不以為實則乞賜重  
 行編置然終不報彼亦點集藥師亦點集金人之賀天  
 寧人使還送伴官奏至不得其人亦謂藥師點集臣威  
 聲甚振鄉兵在道者全副披帶躍馬而行逼大金使人  
 輜衆車鄉兵於馬上以槍直取其羊 揭之而去金人  
 莫敢較又有鄉兵過使人者徑自前行大金行人使之為

恐悚歛馬避道於是愈益謂強敵之畏我而藥師可倚  
 也是年十一月冬祀禮畢至尊終下壇而北界密報至  
 十二月初欲恭謝而大兵入界報又疊至皆秘之亦無  
 他但曰恐壞却恭謝其實懼內外觀聽爾宰相實不知  
 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侍中李邦彥因共請奏聞燕山有  
 急報至乞降付外議之十二月九日也恭請以是日而  
 后畢此報一出人情寢已惶惑矣然二相執政共匿之  
 則又七日报外但見都堂聚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  
 十六日报童貫自太原遽回于是中外泮然知為北方  
 事作矣十有四日巳時報郭藥師降金人羣小惡人聞  
 知匿之但曰藥師被圍方議降旨降藥師永清軍節度  
 使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世守不唯無及矣  
 秀水閑居錄曰燕山初為金人所侵契丹金吾將軍郭



藥師率萬衆來附即授承宣使未幾殘虜號四軍大王者遣人招之藥師不從表上其事四軍以兵來藥師又擊敗之遂加節鉞專附兵柄三四年間所領常勝軍等至十萬皆給家口食河北諸郡收市牛馬殆盡至四萬餘騎朝廷竭力應付自京師漕粟泛大河轉海口以給之內地所遣戍兵初亦數萬人衣糧既為常勝軍所先得皆寒飢失所或逃或死不能久駐於是藥師一軍獨擅邊柄藥師本兇狡叛歸遂久不改左社日肆暴橫漸露逆節議者謂必復叛去不可獨任然帥王安中副帥蔡靖監司呂頤浩沈瑄黃翼等蔽匿之有張令徽者亦契丹將舊官藥師之上至是反為副居常怏怏不平言行乖惡藥師亦憚之宣和七年秋安中召還无所論奏但薦令徽遂除節度使至冬金人寇邊藥師率兵去燕

城七十里與令徽分軍禦之既接戰藥師猶與之馳逐令徽則撲旗滅鼓望陣而降大軍遂潰藥師馳還執虜僚并劫其家以降金人與之合從犯闕 金虜節要曰幹離不寇燕山之境其松亭關韓城鎮符家口石門鎮野狐關古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檀順景薊聞賊聲皆潰叛郭藥師出常勝屯于燕山之東白河以待賊金人既至戰不利藥師以燕山降賊泳易繼叛女真本如禽獸不顧生死久據窮荒之地乍入富庶之城為利所誘南向爭先初非有拓地開國之志但欲殘殺以報宿怨虜掠以慰私心而已無何適當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久不親兵革往往遇賊望風而潰及好亂之徒相率而歸者由是賊勢愈張禍心忽生阿骨打弄兵之始成敗未保惟恐失人苟得歸者莫不待之如親用之



不疑樂同處苦則先登攻守之計進退之理人人可得而陳之故利之至小害之至微無不聞焉獨得作亂之策者恣其虜掠不奪其所得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協軍伍以應賊以至渤海酋也長長大捷不也高永唱契丹副都統耶律章奴余覲亦率衆而歸之於是賊勢如大廈已仆洪流已決莫能禦焉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之敗多為金人虜之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于宣和五年駙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雲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虜失業之人皆歸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漢兒劉彥宗時立愛為偽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之故愈勸賊入寇契丹舊臣降金人者如余覲締里特離不高里鐸刺乙

信特可九哥魯三寶奴九哥馬五耶律暉蕭慶王芮楊天吉蕭庭珪之徒已得用事又二太子之妻金華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曰間可入內外勸賊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際仍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蜂起紛紜未制猖獗之氣正銳犬馬之力未疲虜掠之路方起貪婪之心未厭上下訥訥皆欲入寇是時賊方以足衆為急知附已者本非義合仍為虜劫若遽止之必生變亂又燕雲陷賊之人又欲乘之西歸鄉里賊知勢不可遏故陷賊之人駙率犬羊假以平州張鼓為名叛盟入寇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曰賊東歸鄉里故金人之入寇也駙久勝貪殘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勢陷賊燕雲之人之謀欲西歸藥師常勝之軍因之欲圖東去當是之時燕



山之失其理必矣又曰阿骨打既死粘罕專軍于是乃遣女真萬戶溫孛郎君蒲魯虎賽里郎君契丹都統馬伍東寇居庸關以應之慮居庸關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入寇易州即出奇取鳳山治皇太子崩道以寇昌平縣則反顧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彼賊隨入居庸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於東北而死於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符家去燕山皆四百餘里幹離不既寇東北探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於益山之東白河以待賊西則居庸關為絕邊去燕山无百里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賊西取居庸一夕寇城故預无警報而施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苟能全勝追賊而東則西為粘罕乘虛矣况戰復不

利何以禦之

幹離不既得燕山與粘罕分東西兩路入寇 節要曰東路之軍幹離不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人呼作東君軍東路幹離不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呼東朝廷西朝廷  
十五日壬子幹離不自燕山舉兵南寇令郭藥師將千騎為先鋒 初金人初疑藥師止令帶千騎為先道藥師辭以兵少有不肯行又益一千騎令云所過州縣不得擅行誅戮藥師暗自帶數騎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五

政宣上帙二十五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癸丑盡二十三日庚

申

十六日癸丑童貫至京師

十七日甲寅粘罕圍代州遼縣都檢使李翼死之 武翌

郎奏差代州西路都巡檢使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七

年十二月七日金國擁兵南下翼屯遼縣為賊所圍十

一日虜既陷代州則遣李嗣本降翌射却嗣本帥士卒

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九州人有異志翼欲圖之未果

十七日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賊入城翼挺身搏戰達

旦以力不能敵就執偽相國與兀室郎居必欲臣之翼

怒罵不屈與將吏折可與知縣李箠縣丞王唐臣劉子



英監酒閻誠同被害始虜人以翼等狗彘縣遇崔忠于  
衢翼痛詆忠忠掩面而遁翼誅臨南向呼官者數聲迺  
絕宣司奉便宜黜陟聖旨李翼特贈武德官吏部員外  
郎續獻撰公行狀云有宋仗節死難之臣武德郎贈武  
義大夫李公諱翼字輔之宣和二年河東路司統制韓  
寔辟充隨軍在陣將屯馬邑時朝廷方有事於燕山所  
州雖已撫定而土著數千人結連謀叛安撫使李嗣本  
檄委公殫壓至則陰索其誅謀首惡十餘輩餘黨帖服  
是時金人新破雲中數遣使窺邊虛實有蕭慶者每未  
必臂鷹出郊公謂統制未承慶幹寔曰慶虜之大猾詭  
名飛放實欲窺我險易察其辭意將造衅端盍若伺圖  
之此去雲中二百五十里若以精兵數萬出其不意一  
晝夜可至擣其脊膂則禍根可除會將官折仲安亦言

金人無信不若先討之承慶諱其謀備陳于大帥張孝  
純大怒且謂兩國方講和好輒敢妄議欲啓邊衅左遷  
雲中等一副將駐軍寧化軍公又陳便宜不合遂改差  
代州西都巡檢使後金人叛盟承慶曰李折二公何先  
見之明如此迨咎孝純不用其策飲恨發疾而死宣和  
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入圍鐔縣遂破代州安撫使李  
嗣本降金人遣嗣本抽矢射藏份中馬郎仆份等諸縣  
嗣本遣城下叱罵嗣本抽矢射藏份中馬郎仆份等處  
退公謂善將里折可謂曰與公同守此城當盡忠節以  
報國家時朔州孫翊及將官折仲安引本部兵屯陽武  
寨陰以文字相來往公速議以謂石領關太原之襟喉  
天險崇峻若守關旬餘則太原可以聚糧徐以四方之  
援屯賊兵堅城下勢當狼顧必不敢長駭而南二公深



然其計復以蠟畫招公議以前議告折可與分兵趨石  
頌縣居民號泣馬首遮道請留時可與弟可存路志行  
知縣李聳縣丞王唐臣監押張洪輔縣尉劉子英監酒  
關誠義勝軍統領崔忠同被重圍獨忠本燕人歸國朝  
廷待以不疑俾將燕軍公俄聞張存純以歸朝官耿守  
忠守石嶺關仰天嘆曰是人烏足託耶國家大事去矣  
援兵不至謂縣官曰崔忠以漢兒貪利苟生豈有忠節  
可與共守萬一內變豈惟上誤國家吾屬亦受禍矣不  
若先事誅之衆默然惟折可與然其計說知縣李聳云  
崔忠頗忠義試與熟計守石嶺關利害公曰若告崔忠  
詎肯從我繼忠果不從且與折可與爭掌門鑰可與曰  
公歸朝官恐民生疑忠曰我乃官長爭辨移刻不決公  
忿然奪鑰毀折之曰既與諸公盟為國家守城必何爭

此為而後啓關紛拏始定明日崔忠集邑僚議事張洪  
輔曰聞義勝軍故為內應如何忠曰豈敢容乎下人反  
忠目帳下拔所佩刀刺洪輔殺之公遽取部曲所執搨  
擊退反兵亟尋忠已避去遂登城守禦已而忠果引賊  
人入城焚樓櫓劫居民血戰自暮至旦內窮被執方未  
城陷前一日公據以四事囑其子宗周曰我不能苟活  
從偽聞代州史安撫突圍戰歿將官卒斬罵賊自刎我  
死汝謀歸鄉里訴于朝廷使我死節不死泯則後世謂  
吾有宋之忠臣而吾歸汝為孝子矣他日朝廷卹典推  
恩可令汝伯父孤遺受之汝繼母携重賞嫁吾未幾月  
吾以國事豈能顧戀汝當侍奉如親母設不陷虜勿相  
棄吾死汝能返骨營葬先壙使得奉先人於九泉死復  
何恨公之被執也粘罕兀室以好諭語公欲更授此官



公詬罵不屈兀室復遣說公曰我欲取天下彼一小縣敢抗大軍我亦喜忠義未欲殺汝等但一言相順特與免死仍舊職任汝等便可拜也公謂折可與曰不可食前言語公死生共遠遂復罵二酋曰我朝南臣子以奸賊內應致城被擄殺則任殺豈肯叙拜汝番狗耶譯者義欲相全又以甘言誘公公裂戰首指呼粘罕兀室曰不幸被番狗窟辱我豈苟生者可與亦曰我八年世守之家寧肯負國敗壞家聲無知畜類不若亟殺我羣胡憤悻持挺紛擊公傷額可與損一目咸拂膺漫罵愈甚二酋嘆其守節復諄諭曰汝等本家合死念汝等忠義姑欲全貸尚敢肆惡言罵辱尊貴大人公曰我輩若手有寸刃當殺爾豈特罵耶賊知終不可屈乃驅狗入城遇崔忠于衝公大罵忠掩面走公被害之際猶囑

守者冀守緩倘得南向望拜無所恨守者不從但轉頭南向呼官家者數聲曰臣忠力效不能剪滅此賊以報國恩至死聲始絕餘官吏俱被害獨折可存路志行得免其家送入于虜後詔述公忠烈付史館

十八日乙卯粘罕兵至太原知朔寧府縣孫翊來援戰敗被殺 封氏紀年曰粘罕兵至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援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力微乃復戰數日五兵皆盡為金人所殺

粘罕屯太原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於太原城下又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節要曰孫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至太原反據燕門翊自朔不得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



下粘罕忘之。翊之離朔旬餘之間，朔以無守降于賊。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駭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軍變，翊方戰為叛，徒害之歸賊，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州府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賊據關不克，進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馬至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致敗績。蓋賊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竭醜類寇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皆邑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且仍皆坦途，別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武朔之師，併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有所留防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聞攻其必救之

地必倉惶釋太原以救雲中，如是則太原張孝純、王稟之軍自可從而襲之，使烏合剝聚之徒致後顧前憂之地，自生變亂，必然之理。非惟太原得解賊巢，亦平又且折彼之勢，可張我勢，而安羣心。此歸弊於人，轉客為主。故孫贖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何翊與可求見之晚，止務先到太原為功，殊不知近擣雲中，遠救太原之要也。而復迂迴山險，人疲馬乏，反為彼賊以間離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粘罕失意，則東路幹離不氣，亦喪矣。至如幹離不得善脫於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朝廷，自可從容為計而止。因太原被圍，朝廷區區幾年救之，何暇治其他哉？至太原之陷也，踰月之間，賊已南來，國家之力已困于河東矣。將士之氣已沮



於河東矣故京城所以失援臣由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并軍馬使韓權知晉寧羅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粘罕大戰于太原之郊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償而我師等各據地分偶至日中金人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劫其家計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韓權死于陣自是河外兵將十喪七八  
夏人陷天德雲內河東八館等地 初粘罕遣撒梅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兗荅厠刺虛達曷童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寇麟府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以應粘罕之約盡陷其地

幹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尅

十九日丙辰下詔許諸色人獻利害事 詔曰河北燕山邊面事理宜詢訪利害選人材特許文武臣僚諸色人經尚書省投狀自効等陳緊切利害是時朝廷知金人長驅兩河故有是詔

二十日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付翰林草制非左右大臣建明出自朕意

沈瑄在路上和議書于幹離不 南歸錄曰二太子初告蔡靖以講和事請將文字來靖既留瑄恐中輟遂草一書與太子云某獻書皇太子麾下某竊謂天地之德可為大矣而孔子以一言盡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親擁兵以責不信自入境來不殺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嘗逼而攻之其體天性生



生之德也趙皇聰明睿知聞於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蔽蒙之其不信之罪固有所在唐堯昔之盛帝也猶且用方命圮族之繇至于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殛之于羽山成湯昔之賢君也其臣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趙皇之德過於堯湯豈不能殛繇而改過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遜而取天下雖功成而亦不誅戮繼之以真宗仁宗純以仁義治之德澤在人也深未易動搖趙皇又安肯遽舉河朔而遂棄之亦須聚兵而戰勝負姑置不論然勝者豈全無殺傷之害特有多寡之異耳又况於負者哉兩國之兵各盡死以忠於國而使之肝胆塗地非皇太子入燕之所以諭人民之本意也某欲請選輕兵十騎隨其先馳至汴親見趙皇臨遣大臣前來軍前計議多少金帛以犒將士更增歲幣以重和好

亦大金皇帝無窮之願豈不美哉如以為然願速行之或以為不然即放令不用使留之軍中無益也十二月十九日書上當日在安肅軍門外說與監守軍官等欲獻講和事衆人皆云甚好則花又不損審又得成遂問隔營一軍官借得一筆研及毛頭紙三幅燈下寫了次日投不得因馬上見頤浩以書與之令達國王

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己求真言詔 詔曰朕獲承、祖宗

休德託身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心中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尊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措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商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屢見而朕不



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  
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害政凡咨殃咎興自朕躬庶  
以少謝天下謔怒之心竊保全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  
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正以應天變行之未  
久奪于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  
消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况當今急  
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  
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  
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  
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  
王捍邊能立奇效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  
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  
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待以將相應中外臣僚士庶並  
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

罷花石綱等指揮

御筆手詔朕祇承王圖撫臨萬寓顧

德弗類永惟宗社付託之重靡遑寧居維予兆民是為

邦本比年以來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奸吏

流法而衆所聽未教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

非人道所妄議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

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使朕軫念元元若保赤子

之意何以取信于萬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膺慰安之

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

諸路採斫木植置造局所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近



福宮西城租課內外修造並罷更有似此有害于百姓者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嗚呼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朕于吾民每懼仁愛之弗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播告之修咸聽朕指當日罷應奉局諸路歲貢罷天王居聖主字為諱罷講議司賣鈔黃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局收到元係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用度減從官以上月稟及罷諸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坊非免急泛料免夫錢罷並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送朝廷請寶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

筆斷遣畫之大理寺同西城所官吏等並罷事歸宮人歸合屬地歸京城西北依元豐法修房廊良獄官官吏並罷延福宮寶籙宮官吏並罷依上清儲祥宮法施行擷芳園所罷並歸龍德太一宮專事法所擷景東園官吏人物並罷歸地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罷並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並日下罷幹離不攻中山府詹度禦之攻不尅

二十二日己未除宇文虛中等指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宰執例施行不得辭避日下受告又奉御筆應內外紫衣師號并特旨等度牒並仍舊降又奉聖旨王永從願辦本家粮食斛百万貫石措置赴闕體



國助軍宜加獎擢可先次與轉行一官候措置般運足  
 辦取旨不次褒擢三省樞密院又奉聖旨姚右差充京  
 畿輔郡兵馬置使兼都統制王蕃除寶文閣學士充畿  
 輔兵馬置制副使兼都統制陝西副兵令王蕃限一日  
 選官與名申尚書省

謀南幸 金人敗盟分兵两道入寇其以幹離不為師寇  
 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所謂太子者  
 是也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嗣本叛忻代失  
 守遂圍太原所謂國相者是也朝廷聞賊馬逼近使遣  
 李鄴借給事中奏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  
 子為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  
 楫運寶貨為東下士所以鐘又有司已擇十六日視開  
 封牧事而二十三日會內禪矣又曰初粘罕之犯境也

茹越寨得虜牒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思言貫  
 得之歸而大臣議恐傷大皇意而不敢奏時又議下詔

求言而詔本教改易未欲下也貫奉慶宣撫河北河東

遽還宰相樞府咸不能詰方引之都堂共商議乃議下  
 求言詔文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參謀宇文虛中草辭  
 大凡皆李丞相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用激聖意冀得

求言之詔亟不爾二十三日早大臣於宣和殿中以檄

書進呈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間來商量是  
 晚大臣既再對於玉華閣而宇文虛中與吳敏商議請

對上謂大臣曰卿等同候引虛中及敏對罷却未相見  
 虛中對次敏見遂及禪近臣急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

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以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  
 紙筆上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大

臣無語又書諸公如何又不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



書曰皇太子某可即皇帝位予以散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謂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禪位詔敏辭也時敏草詔入進上手指其後曰自此可稱予遂詔東宮來視疾至則大臣當榻前諭旨以御袍衣之東宮曰頓首辭且謂之曰受則不孝矣舉體自撲終不敢當因亦得疾太上又命呂中宮至同加<sub>繡</sub>諭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托汝也猶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為孝慈淵聖皇帝初敏見建牧躬以謂<sub>祿</sub>快必以一切付之而後可時太上意切于避狄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從成大計謂必付託之重而後可去故太上猶善之遂內禪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五



三朝士旦會錄

卷

三朝士旦會錄

